第四十六章

那天晚上，城北头没有几户人家睡过觉，因为三Ｋ党受打击和瑞德设计营救的消息很快就悄悄地传开了。英迪亚.威尔克斯的身影不时地溜进一家家的后院，急切地在厨房口小声谈一谈，就又消失在寒风劲吹的黑夜之中，她在走过的路上留下的是恐惧，是焦急的希望。

从外面看，每所房子都是黑黑的，静悄悄，人们已经都入睡了，但在房子里面，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小声交谈，一直谈到天亮。不只是当开晚上参加袭击的人三Ｋ党的每个成员都准备出逃。在桃树街，几乎各家各户的马都备好了鞍，等在黑暗的马厩里，手枪都挂在了腰带上，食品装在口袋里，放到了马背上，之所以没有一起出发，就是因为英迪亚悄悄地传来了消息：“巴特勒船长说不要往外跑，路上有人监视，也有军队。他已经和沃特琳那家伙安排好了--"在屋子里，人们在暗中窃窃私语：“我为什么要相信那个该死的投靠北方佬的巴特勒呢？这可能又是个圈套！"可以听见女人恳求的声音：“还是不要走吧！既然他救了艾希礼和休，他就能救我们每一个人，要是英迪亚和媚兰信任他--"于是他们半信半疑地留了下来，因为没有别的出路可供他们选择。勹

在这之前，军队已经到十户人家去敲门查问，谁要是说不出或不肯说当天晚上他在什么地方，就把谁抓走。雷内.皮卡和梅里韦瑟太太的一个侄子、西蒙斯家的哥儿几个、安迪.邦内尔，还有另外一些人，都是在监狱里蹲了一夜，他们都参加了这次倒霉的袭击，但是一开火，他们就和其他人分开了。他们在往回跑的时候被抓住了，因此他们不知道瑞德的计划。幸亏他们在受审的时候都说那天晚上他们爱待在哪里就待在哪里，该死的北方佬管不着。当天晚上他们就被关起来了。等候第二天早上继续审问。梅里韦瑟爷爷和亨利.汉密尔顿叔叔直言不讳的地说他们一晚上都在贝尔.沃特琳的赌场里。贾弗里队长听了很生气，说他们干这样的事年纪太大，气得他们要揍他。

贝尔.沃特琳亲自回答了贾弗里队长询问。队长还没有开口说明来意，她就大声嚷嚷起来。她说今天晚上已经关门了。刚才来了一帮打架半殴的酒鬼，在这里打起来了，把这里弄得一塌糊涂，把她的几面极为精致的镜子打碎了。把姑娘们吓得魂飞魄散，今晚只好暂停营业。不过假如贾弗里队长想喝点什么，酒吧间还开着—

贾弗里队长很清楚，他手下的人都在一旁看笑话，他自己又如堕在云里雾中，便声色俱厉地说我既不要年轻姑娘，也不要喝什么酒，只问贝尔知不知道伙胡闹的顾客叫什么名字。贝尔当然是知道的。他们都是她这里的常客。他们每星期三晚上都来，自称是什么周三民主派，至于这是什么意思，她既不想知道，也不感兴趣。他们在楼上过道里打碎的镜子要是不赔，就要跟他们没完没了。她这可是个体面地方，而且--。至于他们的名字，贝尔一口气说出了１２个人名字，都是被怀疑对象。贾弗里队长听了之后露出一脸的苦笑。

“这些该死的叛逆分子比我们的秘密警察组织得都好，"他说。"明天早晨你和你那些姑娘们都要到宪兵司令那里等候问话。"“宪兵司令会不会让他们赔我的镜子呀？"“别提你他妈的那些镜子了！去找瑞德.巴特勒。让他赔。这个地方不是他的吗？”天还没有亮，城里运去参加过南部联盟的管家各户就什么都知道了。他们家里用的黑人，虽然没有人告诉他们，也什么知道，他们靠的黑人地下网络，白人是弄不明白的。大家对各项细节都很清楚，比如，弗兰克.肯尼迪和瘸子托米.韦尔伯恩被打死了，艾希礼把弗兰克尸体弄走的时候受了伤，等等。

因为思嘉与这次悲惨事件有关，城里的妇女本来对她恨之入骨。后来知道她丈夫已经死了，她也听说了，但又不能承认，不能收尸，从而得不到一点安慰，大家也就不象以前那么恨她了，天亮以后，尸体被人发现，当局通知了她，但在此之前，她必须假装什么也不知道，弗兰克和托米，冰凉的手攥着手枪，躺在空地上的枯草丛里，身体慢慢僵硬了。北方佬会说他们为了争夺贝尔的一个姑娘，酒后斗殴，互相射击而死的，这种事是司空见惯的，大家对托米的妻子范妮深表同情，她刚生完孩子，可是谁也没有办法趁着黑夜去看看，并安慰安慰她，因为她家周围有一了队北方佬，守在那里等着抓托米。还有一队守在皮蒂姑妈的房子附近，等着抓弗克兰。

天还没有亮，消息就传遍了全城，说军事法庭当早上就要进行调查。城里的人都一夜没睡，又等着心焦，眼皮都非常沉重。他们知道，城里几位名人的安全全寄托在三件事上--第一，艾希礼.威尔克斯要能在军事委员会面前站出来，表现出只感到酒后头痛得厉害，并没有什么更严重的痛苦。第二，贝尔.沃特琳保证这些人整个晚上都是待在她那里。第三，瑞德.巴特勒保证他一直和他们在一起。

对于最后这两点，大家都惴惴不安。贝尔.沃特琳！怎么能把自己男人的性命寄托在她身上呢？真让人受不了！过去有些太太们在街上看见她走过来，就赶紧神气活现地过马路，躲开她以显示出自己的高傲。现在不知她是否还记得这样的事，要是她还记得，那才真叫人害怕。男人们对于把自己的性命寄托在贝尔身上，倒不像太太们那样感到难为情，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人认为贝尔这个人并不坏，使他们感到难受的是不得不把自己的性命和自由寄托在瑞德.巴特勒身上，他是一个投机商，又是一个投靠北方佬的人啊，一个贝尔，她是全城出名的浪荡女人，一个瑞德，他是全城最遭恨的人。怎么大家竟然要仰仗这样两个人呢？

还有一件事使得他们生闷气，他们知道北方佬和北方来的冒险家一定会耻笑他们。让那些人看笑话吧！全城１２位最有名的公民现在全暴露了，原来都是贝尔.沃特琳赌场的常客！其中二人因为争夺一个下贱女子而开枪打死了。有的人也因为醉得一塌糊涂，连贝尔都忍受不了，把他们轰出来了，有几个人被逮捕了，因为明明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在那里的，他们却不肯承认。

亚特兰大害怕北方佬会耻笑他们，是有道理的。许久以来，南方人对他们冷淡，鄙视，使他们感到很憋气，现在可以痛痛快快地大笑一阵了。军官们赶快把同事叫醒，把这件事向他们详详细细地述说一番。丈夫清早把太太叫醒，把能对女人说得出口的情节都告诉她们了。于是太太就赶紧穿好衣服，去敲邻居的门，向他们传播这个消息。北方佬的太太们一听这消息欣喜若狂，笑得满脸都是眼泪。你们南方人号称什么尊重女性，见义勇为，原来全都口事心非！那些女人过去两眼只往天上看，见人待答不理，现大就别那么势利眼了，谁不知道她们的丈夫说是去参加什么政治集会实际上却在这里穷泡，还说是政治集会呢！真可笑！

笑虽然笑了，她们还是对思嘉摊上这种悲惨的事而表示遗憾。不管怎么说，思嘉是个正派女人，在亚特兰大，有几个女人对北方佬还是不错的，她就是其中之一。她早就赢得了她们的同情，因为她丈夫不能或者说不愿好好地养活她，她非自己干活不可。虽然丈夫不好，可是又让可怜的思嘉发现他对她不忠，也实在太可怕了。还有，他死和发现他不忠这两件事同时发生，这就更加可怕。无论如何，有个不好的丈夫也比没有丈夫强啊，所以北方佬的太太们决定要对思嘉特别好。至于别的女人，米德太太，梅里韦瑟太太，埃尔辛太太，托米.韦尔伯恩的寡妇，尤其是艾希礼.威尔克斯太太，今后再见到她们，是要当面耻笑她们的。好让她们也懂得一点礼貌。

那天夜里，北城各家的漆黑的屋子里悄悄议论的大都是这个话题。太太们都激动地对丈夫说，北方佬怎么想，她们一点也不在意，但是在心里深处，她们觉得宁可挨印第安人的鞭子，也不愿忍受北方佬的耻笑，而且还不能说出自己丈夫的真实情况。米德大夫因为瑞德硬把他和另外一些人推入这样的处境，冒犯了他的尊严，感到十分恼火，他对米德太太说，要不是怕牵连别人，他宁愿去自首，被他们绞死，也不愿意别人说他当时在贝尔那里。“这是对你的侮辱啊，米德太太，"他气呼呼地说。

“反正大家都知道你并没在那里，因为--因为--"“北方佬就不知道。我们要想保住性命，就得让他们相信这是个事实。他们会耻笑。我一想到有人会信以为真，而且还要嘲笑，我就气得受不了，而且这也是对你是侮辱啊，因为--亲爱的，我对你一向是忠诚的。““这我知道，"米德太太在黑暗中微微一笑，把一只干瘦的手伸到大夫的手里。"但是我宁愿这都是真的，也不愿意让他们动你一根头发丝儿。"“米德太太，你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吗？"米德大夫喊道，他对于妻子这样讲究实际，毫不怀疑，他感到非常惊讶。“我当然知道，我失去了达西，我也失去了费尔，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只要不失去你，你疯了！你胡说些什么"

“你这个老傻瓜，"米德太太温柔地说，同时把头靠在他的袖子上。米德大夫妻呼呼地沉默了一会儿，摸了摸太太的脸，接着又发作起来。"让我接受巴特勒那个人的恩惠！那还不如被纹死的好，即使是他救了我的命。我对他也不能以礼相待，他傲慢到了极点，又投机倒把，是个十足的无耻之徒，想起来我就有气。让我去感谢他救命之恩吗，他又没有打过仗--""媚兰说，亚特兰大失陷以后，他也参加了军队。"“那是骗人的。无论哪个花言巧语的流氓说的话，媚兰小姐都会相信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费这么大的事，我不想这么说，不过--唉，人们一直在议论他和肯尼迪太太的关系。我看见他们一起赶着马车回来，这一年多，次数可就太多了。他一定是为她才这么做的。"

“如果是为了思嘉他就根本不会帮忙了。把弗兰克.肯尼迪绞死，他还不高兴吗？我想他是为了媚兰--"“米德太太，你的意思不是说她们两个人之间还有什么名堂吧！““你别胡扯！但自从他在战争期间设法把艾希礼交换回来，她就莫名其妙地喜欢他。我也为他说句公道话，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可从来不露出他那一副奸笑。他总是尽量显得和蔼、体贴，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从他对媚兰的态度可以看出，是想做一个规矩人，他也是能做到的。我想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她没有说下去。"大夫，你也许不喜欢我这个想法。"

“关于这件事，我什么都不喜欢！"“我觉得他这样做，一面方是为了媚兰，但是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跟我们开一个大玩笑。我们过去那么恨他，而且毫不隐瞒这一点，现在他给咱们出了这个难题，你们这几个人要么承认是在那个叫沃特琳的女人那里，这样就使你们和自己的妻子都在北方佬面前丢尽面子，要么就得说实话，让他们绞死，而且他还知道。我们都得感谢他和他的--姘头，可是我几乎是宁愿被绞死，也不愿意感谢他们给我们的好处。唉，我敢打赌，他正在那边高兴呢。”大夫叹了一口气。"他带我们上楼的时候，看样子，他的确觉得挺好玩。”“大夫，"米德太太迟疑了一下，接着说：“里头什么样子？"“你在说什么呀，米德太太？"

“她那个地方，里边是什么样子？有雕花玻璃吊灯吗？有红色长毛绒窗帘和十几面镀金的大镜子吗？那些姑娘们--她们是都不穿衣裳吗？"大夫一听这话，大吃一惊，喊道：“我的天哪！"因为他从来没想到一个贞洁的女人对那些不贞洁的女人会有这么强烈的好奇心。"你怎么好意思问这样的问题？你发疯了吧！我得给你来一服镇静剂。"“我不要镇静剂。我只想知道，唉，亲爱的，我只有这一个机会了解一下坏女人那里是个什么样子，你真可恶，不告诉我！”

“我什么也没看见，你听我说，我当时觉得，到这种地方来，实在太难为情，没顾上看周围是个什么样子，"大夫郑重其事的说。他从没有怀疑过妻子的品德，而现在有所暴露，使他感到这件事比那天晚上发生的所有的事都更为不安。"如果你允许的话，我要去睡一会儿。”“那你就去睡吧，"她回答说，从她的语气里听得出，她是很失望的。大夫弯腰脱鞋的时候，她又在黑暗中用愉快的声调说：“我想多丽一定会从梅里韦瑟爷爷那里都问出来了，她会告诉我的。"“天哪！米德太太，你是说正经女人之间也谈这种事？--"

“睡你的觉去吧”米德太太说。第二天，雨雪交加，冬季里天黑得早。黄昏时分，雨雪停下，刮起了大风，媚兰裹着斗篷，莫名其妙地跟着一个陌生的黑人顺着房前的小路往外走，这黑人是个马车夫，他来找媚兰，显得很神秘的样子，有一辆拉着窗帘的马车等在外边，媚兰走到马车跟前，车门开了，模模糊糊看见里面坐着一个妇人。媚兰又往前凑了凑，仔细看了看里面，问：“你是谁呀？屋里来好吗？外面这么冷--”

“请你上来陪我坐一会儿吧，威尔克斯太太，"马车里传出了一种羞愧的声音，这声音似乎有些耳熟。“唔，这不是沃特琳--小姐--太太吗？"媚兰说。"我也正想见您呢！快进屋里去吧。"

“不行啊，威尔克斯太太，"贝尔.沃特琳说。听她的声音，她有些吃惊。"还是请您上来陪我坐一会吧。"于是媚兰上了车，车夫随即把门关上，她在贝尔身旁坐下，就伸手去拉贝尔的手。“为了今天的事，我都不知道怎样感谢您才好！我们大家都得好好地谢谢您啊！““威尔克斯太太，您今天早上不该派人去给我送那封信，我倒不是不愿意收到您的信，是怕万一它落到北方佬手里。至３２１１AE畗\_上发生的所有的事于说您想登门去谢我--威尔克斯太太，您怎么糊涂了？怎么想出这个主意？天一黑我就赶紧来告诉您，您可千万别来，我呀--你呀--唉，这样做可太不合适了。”“一位好心的女人救了我丈夫的命，我去登门道谢，什么不合适。"

“得了，威尔克斯太太！您还不明白吗！"媚兰沉默了一会儿，她已领会了这句话的意义，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昏暗的马车里坐着的这个衣着扑素的漂亮女人，论仪表，论谈吐，都不大像她想像的坏女人，妓院鸨母的样子。她说话起来--虽然有些俗气，她却是个好心人，热心人。“今天您在宪兵司令那里表现得真不错，沃特琳太太。您，还有那个--您的那些--年轻姑娘们，是你们救了我们各家男人的命。"“威尔克斯先生才真是表现得出色呢。我不知道他怎么能站得住，并且心平静平地说明情况。昨天晚上我看见他那血哗哗地流，他问题不大吧，威尔克斯太太？"“没什么问，谢谢您。大夫说只伤了点皮肉，血的确流了很多。今天早上，他--唉，他是全靠白兰地撑着呢，要不他也挺不了那么大工夫，不过还是您沃特琳太太救了我们的命。您发起疯来，让他们赔镜子的时候，听起来还真--真叫人信服呢。"

“谢谢您，太太。不过我--我觉得巴特勒船长表现得也很不错，"贝尔说，声音里流露出得意的表情。“啊，他好极了！"媚兰热情地说。"北方佬无法不相信他的证词。整个事情他都得处理得那么好。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他，怎么感谢您才好！你们可真是善良厚道的人啊！"“您太客气了，威尔克斯太太，这是很愉快的事，我--我希望我当时说威尔克斯先生经常到我这里来，没有使您感到难堪吧。您知道，他从来没有--"“这我知道。您这样说，没有使我感到难堪。我是一心感激您呢。"“我敢说其他几位太太可不感激我。"贝尔突然恶狠狠地说。"我敢说，她们也不感激巴特勒船长，我敢说，她们现在反倒更恨他了。我取说您会是唯一向我表示感谢的人。我敢说，她们要是在街上看到我，却不敢正眼看我。要是她们的丈夫全都被绞死，我也不管，可是威尔克斯先生，我不能不管。您知道，我根本没有忘记战争期间你们对我是多么好啊，替我拿钱交给了医院，全城没有谁家的太太像您对我这样好。人家对我好，我是不会忘记的。我想到如果威尔克斯先生被绞死，您就成了寡妇，还带着一个孩子--您那孩子可是个好孩子，威尔克斯太太。我自己也有一个孩子，所以我—“

"是吗？他住在--唔--"“不，他不在亚特兰大，他没到这里来过。从他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没再见过他。他在别处上学。我--唉，反正巴特勒船长让我为他作假证的时候，我就问他们都是谁，一听里面有威尔克斯先生，我就一点也不犹豫。我对丫头们说，'你们要是不想说威尔克斯先生一晚上都在这里，我就通通把你们宰了。'"“啊！"媚兰说。一听贝尔漫不经心地提到她那些"丫头"，她就更觉得不好意思了。"唔，这件事--唔--多亏了您--也多亏了她们。"“这都是应该为您做的呀，"贝尔热情地说，"要是为了别人，我说什么都不干。要是光是肯尼迪太太的丈夫，无论巴特勒船长怎么说，我也不会出一点力的。”

“那是为什么？"

“哎呀，威尔克斯太太，干我们这一行的，知道的事情可多了，许多人家的太太小姐要是知道我们对她们是多么了解，她们准会吓坏了。她可不是个好人。威尔克斯太太，她杀了自己的丈夫，还杀了韦尔伯恩那个小伙子，和她亲手开枪打死他们是没有两样的，都是她惹出来的，一个人在亚特兰大到乱跑，勾引那些黑人和无赖。我那些丫头就没有一个--""她是我的嫂子，你可不能这样说她的坏话，"媚兰正颜厉色说。贝尔赶紧伸出手，搭在媚兰胳臂上，想让她不要生气，但急忙又缩了回来。“请您别对我这么冷谈，威尔克斯太太，我真受不了啊，您刚才还对我那么和蔼可亲呢。我忘了您是那么喜欢她。我说了那样的话，感到很抱歉。可怜的肯尼迪先生死了，我也很难过。他是个好人。我常到他那里去买东西，他对我一向很客气。不过肯尼迪太太--唉，她和您可不一样，威尔克斯太太，她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女人，我没法不这样想。……准备几时给肯尼迪先生出殡呀？"“明天早上。您那样说肯尼迪太太可是不对。此时此刻她已伤心到了极点。"

“也许是这样吧，"贝尔说，她显然是很不相信。"哎呀。我该走了。我要是再待下去，有人会认出这辆车的，那对您影响就不好了。还有，威尔克斯太太，您要是在街上碰见我，您--您不必跟我说话。我可以谅解您。"“跟您说话，我会觉得很光呀。得到您的帮助也是很光荣的。我希望--我希望我们以后再会。"“不，”贝尔说。"那样不合适。再见。”

第四十七章

思嘉坐在卧室里，嬷嬷用托盘送来的晚饭，她随便吃了一点，只听见那夜晚的风不停地吹。屋里真静得可怕，几个小时以前，弗兰克的尸体还停放在客厅里，现在比那时显得更加寂静。那时还能听见有人摄手摄脚地走路，放低了声音说话，有邻居轻轻地敲门，悄悄地进来说几句这安慰的话。弗兰克的妹妹是从琼斯博罗赶来参加葬礼的，有时也要抽抽搭搭地哭上一阵。

现在屋里是一片沉寂。虽然开着房门，她也听不见楼下有什么动静。自从弗兰克的尸体运回家来，韦德和小女儿就一直在媚兰家里，现在她竟然很想听到儿子跑来跑去的声音，很想听到爱拉格格的笑声了。厨房里也暂时休战，听不见彼得、嬷嬷和厨娘争吵的声音传到她的屋里来。就连皮蒂姑妈在楼下书房里，也照顾到思嘉悲哀的心情，没有摇那咯吱咯吱响的安乐椅。

谁也没有来打搅她，都以为她由于伤心，愿意独自安静待一会儿，但是她恰恰不希望独自待在那里。如果单是感到伤心，那末她过去所经历过许多伤心的事，这次也是能够承受得了的。但是弗兰克之死除了给她一种强烈的空虚感以外，她还感到恐惧、内疚，还为突然良心发现而不安，她生气第一次为自己的作为感到到悔恨，悔恨之中还搀杂着一种难以摆脱的恐惧，以至于使她迷信起来，不停地斜眼看她和弗兰克睡过的那张床。

弗兰克是她杀死的。弗兰克肯定是她杀死的，就像她亲手扣了板机一样。原来他求过她，让她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可是她总不听，现在他死了，就是因为她太固执。上帝会因为这件事而惩罚她的。但是还有一件事使她心里更不安，这件事对她是一种更大的压力，更为要怕--这是在弗兰克入殓以后，她再看一看他的遗容的时候，才感觉到。在那张宁静的脸上，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忧伤神情，这神情好像在对她进行控诉。弗兰克明明是爱苏伦的，而她却嫁给了弗兰克，上帝会因为这件事而惩罚她。她不得不在审判席前面低头认罪，承认在从北方佬营地回来的路上，在马车里对他撒了谎。

也许思嘉可以申辩，她这样不择手段为了达到目的是迫不得已去骗他的，因为有那多人的生活需要靠她来维持，无法考虑弗兰克和苏伦的权利和幸福，但是现在说这些话也已经无济于事了。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她是不敢正眼相看的。她是怀着一颗冷酷的心嫁给了他，利用了他。半年来，她本来是应该使他感到非常幸福的，然而却使他感不到幸福。上帝之所以会惩罚她，是因为她没有好好地对待他，并且欺负他，刺激他，朝他发火，挖苦他，疏远了他的朋友，还由于她孤自而行办工厂，开酒馆，雇犯人而使他没脸见人。

她使他感到很不愉快，这她自己是知道的，但他忍受了这一切而毫无怨言。她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使他真正高兴的事，就是给他生了小爱拉。她自己也清楚，当时要是有别的办法，她也决不会生这个爱拉的。她哆哆嗦嗦，战战兢兢，希望弗兰克还活着，她愿意好好地对待他，加倍地对待他，以弥补过去的一切。唉，上帝要是不太生气，不想报复就好了！时间要是过得不这么慢，屋里也不这么静就好了！她要是不这么孤零零的一个人就好了！要是媚兰和她在一起，媚兰就会安慰她，她也就不那么害怕了。可是媚兰在家里照顾艾希礼呢。思嘉也曾想把皮蒂姑妈找来，缓和一下她良心上的不安，但是她又犹豫了，皮蒂姑妈要是来了也许全更糟，因为她对弗兰克的死由衷地感到悲痛。他的年龄和她更接近，而且她一向对他很真诚，皮蒂姑妈觉得家里需要有个男人，他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在晚上为她读报，说明当天发生的一些事情，而她呢，就为他补袜子。他每次得了感冒，她都特别尽心照顾，专门为他准备吃的东西。她是非常怀念他的，一边擦着红肿的眼睛，一边反复地说：”他要是没有跟着三Ｋ党出去就好了！"

思嘉真希望有个人能来安慰安慰她，使她别那么害怕那么内疚，给她说说她究竟怕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心神不定，要是艾希礼--但是她不敢往下想去。她不但杀了弗兰克，而且几乎杀了艾希礼，一旦知道她是怎样把弗兰克骗到手的。对他又是这么不好，艾希礼就永远不会再爱她了。艾希礼这个人非常正直，非常真诚，非常厚道，看问题也看得很清楚。如果他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他应该会谅解的。哦，他一定会非常谅解，但是他决不会再爱她了。所以她决不能让他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因为她需要继续得到他的爱，有了他的爱，她的力量就有了秘密的源泉，如失去了他的爱，她可怎么活下去呢？要是这时能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把心中的不安向他哭诉倾吐一番，该是何等的舒心啊！

家中仍是一片寂静，举办丧事的气氛依然浓厚，这就使她愈加感到孤独，感到难以忍受。她悄悄站起来，把门关上一半，拉开衣橱最下面的抽屉。在内衣下面摸索起来。她拿出来的是皮蒂姑妈的"救命酒"白兰地，这是她偷偷藏在那里的，她对着灯光一照，发现差不多已经喝完半瓶了，从昨天晚上开始，已经喝了这么多了。她又往水杯里倒了不少，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下去，天亮以前，她得把这个瓶子添满水。放回酒柜里去。出殡之前，抬棺木的人想喝一口，嬷嬷就找过一阵，厨房里的气氛已经很紧张，嬷嬷、厨娘和彼得在互相猜疑。

白兰地一下肚，火辣辣的舒服，需要喝上一口的时候，喝什么别的都不行，其实，几乎什么时候都是喝白兰地好，比起它那些没滋味的酒好多了。为什么女人就只能喝温和的酒，而不能喝烈性酒呢？梅里韦瑟太太和米德太太在葬礼上显然是闻出她嘴里有酒味，她看见她们互相看了看，显出得意的样子，这两只老猫！她又斟了一杯。今天晚上即使喝得有点醉意也无妨。反正一会儿就睡觉了，等嬷嬷上楼来帮她脱衣服的时候，她可以事先用香水漱漱口嘛。她真想像父亲在法院开庭日那样喝得酩酊大醉，喝醉了，也许就会忘掉弗兰克那张消瘦的脸，不然会老觉得他在谴责她毁了他的一生，最后还杀死了他。她觉得城里也未必人人都认为她是杀死了弗兰克，在葬礼上，人们对她明显是冷淡的。有些北方佬军队的军官在生意上跟她打过交道，只有他们的妻子在向她表示同情的时候显得比较亲热。现在城里的人怎样议论她，她已经觉得无所谓了。除了考虑如何向上帝交待以外，她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她想到这里，又喝了一杯，热辣辣的白兰地顺着嗓林灌下去，使得她浑身颤抖，现在地觉得身上暖和多了，但仍老想到弗兰克，无法摆脱。男人都说喝了烈性酒可以忘却烦恼，真是一派胡言！除非她醉得不省人事，否则她还是会看到弗兰克那张脸，脸上是他最后一次求她不要独自驾车外出时的表情：胆怯、责怪、抱歉。这时大门上的环子发出了沉重的敲门声。这声音在这所寂静的房子里到处回荡。思嘉听见皮蒂姑妈摇摇晃晃穿过厅去开门。接着就是互相问候的声音和听不清有小声说话的声音。准是哪位邻居又来谈葬礼的事，或者是送来了牛奶冻。皮蒂姑妈是很欢迎的。她很愿意接待前来吊唁的人，和他们认真地沉痛地进行交谈。倒也不是由于什么好奇，不过思嘉的确是在纳闷，究竟是谁来了，忽然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压过了皮蒂姑妈那低沉的讲话声。这男人的声音洪亮、不紧不慢，她一下子就听出来了，这使她非常高兴，也松了一口气，进来的不是别人，而是瑞德，自从听他说了弗兰克死的消息之后，一直没有再见到他，这时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感到今晚只有他能够解除她的苦闷。

“我想她会见我的。"瑞德的声音传到楼上来。“可是她已经睡下了，巴特勒船长，谁也不想见了，那可怜的孩子，她难过极了，她----"“我想她会见我的。请你告诉她，我明天就要走了，而且要离开一段时间，事情很重要。"“可是--"皮蒂姑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思嘉跑到过厅里，忽然觉得两腿站立不稳，感到很奇怪，连忙靠在栏杆上。

“我马上就下来，瑞德。"她喊道。她看到皮蒂姑妈正仰头往上看，胖胖的脸上那两只眼睛跟猫头鹰一样，流露出又惊讶又不赞成的神情。"如果在我丈夫出殡的这一天我行为不检点，就会闹得满城风雨，"思嘉一边这样想，一边跑回房去了，理了理头发，并把黑色紧身衣的扣子一直扣到脖子底下，又把皮蒂姑妈给她的和丧服配套的别针别在领口上。"我并不怎么好看，"她一面躬着身子照镜子，一面想，"过于苍白，也过于惊慌，"她曾伸手想从盒子里拿出胭脂，后来还是决定不拿了。她要是浓妆艳抹地走下楼去，那可怜的皮蒂姑妈可真是要生气了。她拿起香水瓶，往嘴里倒了一大口，漱了半天，吐在了痰盂里。她赶紧下了楼，看见他们还在过厅里站着，朝他们二人走去，皮蒂姑妈正为思嘉举动而生气，没顾上请瑞德坐下。瑞德郑重其事地穿着一身黑衣服，衬衫上镶着褶边，而且是浆过的，一切举止也都符合一位老朋友向失去亲人的人表示慰问的样子，一切都是那么周到，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但皮蒂姑妈并没有察觉，他这么晚前来打搅，一本正经地向思嘉表示了歉意。

“他来干什么？"思嘉琢磨不透。"他这些话全是言不由衷的。"“我并不愿意这么晚还来打扰你，我有件生意上的事情需要议论，不能耽误。是我和肯尼迪先生正在筹划之中的一件事--"“我不知道你和肯尼迪先生还有生意上的来往，”皮蒂姑妈说，弗兰克竟然还有事情瞒着她，简直让她生气。“肯尼迪先生的兴趣广得很呢，"瑞德恭恭敬敬地说。"咱们上客厅里去好吗？““不好！"思嘉大声说，顺便瞧了一眼那关着的折叠门，她觉得那棺材还停在客厅里。她希望永远不再到那客厅里去。这次皮蒂姑妈还真识相，不过做得还是不够漂亮。

“到书房去好了，我得--我得上楼去拿针线活儿去。哎呀，这个星期我都把这件事给忘了，我说--"她一面说，一面走上楼去，还回过头来瞪了他们一眼，不过思嘉和瑞德都没看见。瑞德往旁边一闪，让思嘉先走，他也跟着进了书房。“你和弗兰克筹划过什么事？"她直截了当地问。他凑近了一点，小声说：“什么事也没有。我只是想让皮蒂小姐走开。"他停了一下，又低头看着她说：“这可不好啊，思嘉。"“什么不好！"

“香水呀？”“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你不会不明白。酒，你可喝得不少啊！"“喝得不少又怎么样？你管得着吗？"”就算是心情不好，说话也得客气点呀。不要一个人喝闷酒，思嘉。别人总是会发觉的，这会毁了你的名声。再说，一个人喝闷酒也不是件好事，你怎么了，亲爱的？"他领着她走到沙发前面，她默默地坐下了。“我把门关上好吗？”

她知道，如果嬷嬷发现门是关着的。就会非常反感，没完没了地说她。可是如果让嬷嬷听见他们在谈论喝酒的事，那就更糟了。尤其是考虑到白兰地酒瓶正好不见了。于是她点了点头，瑞德就把折叠门拉上了。他回来坐在她身旁，一双黑眼睛机敏地看着她的脸，仔细端详。他发出的活力驱散了她脸上的哀愁，使她觉得这书房似乎又变得可爱而舒适了，灯光也显得柔和而温暖。“你怎么了，亲爱的？”这样亲昵的称呼，谁也没有像瑞德这样说得这样动听，即使他在开玩笑，也是如此，不过现在看来，他不是在开玩笑。她抬起她那双痛苦的眼睛看着他，似乎想他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上得到了一点安慰。她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他是一个捉摸不定没有感情的人。他常说，他们两个人极其相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有时候她觉得所有她认识的人都象是陌生人，只有瑞德例外。

“不能告诉我吗？"他异常温柔地握住了她的手。"不只是因为弗兰克老头儿离开了你吧，你需要用钱吗？"“钱？唔，不需要！啊，瑞德，我觉得非常害怕。”“快别瞎说了。思嘉，你一辈子都没害怕过。"“啊，瑞德，我的确是害怕！"思嘉脱口而出。她想告诉他的，她什么事都可以告诉瑞德，他自己那么坏，是不可能对她说长道短的。现在世界上的人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都不肯说谎，宁可饿死也不做见不得人的事，认识他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坏人，一个不光彩的人，一个骗子，倒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是怕我会死，要进地狱。”如果他大笑起来，她马上就会死，但是他没有笑。“你挺健康嘛--而且说不定根本就没有什么地狱。"“啊，有的，瑞德！你知道是有地狱的！"“我知道有地狱，不过就在这个地球上，而不是什么死后才进地狱了。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思嘉。你现在就在地狱里埃"

“啊，瑞德，说这话是亵渎神灵的呀！"”但是怪得很，这样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进地狱？"现在她从他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出，他是在戏弄她。但是她不介意。他的手温暖而粗壮，抓在手里，可以得到安慰。“瑞德，我不该嫁给弗兰克。我做错了，他是苏伦的情人，他爱苏伦而不爱我。可是我对他撒了个谎，我说她要嫁给托尼.方丹，唉，我怎么干出了这样的事呢？““啊，原来是这样！我还一直纳闷呢。"

“后来我又使得他很痛苦，我逼着他做许多不愿意做的事比如，逼着还不起债的人还债。我经营木材厂，开酒馆，雇犯人，也都使他非常伤心，弄得他抬不起头来。还有，瑞德，他是我杀死的。是我杀的。我不知道他加入了三Ｋ党，我做梦也没想到他有那么大的胆量，不过我应该想到这一点，是我杀死了他。”“'大洋里所有的水，能够洗净我手上的血迹吗？'”“你说什么？"

“没什么，说下去吧。"“说下去？就这些。还不够吗？我嫁给了他，但又使他不快活，我杀了死他。啊，我的上帝！我不知道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我对他扯了个谎，嫁给了他，当时我觉得完全应该这样做，可现在我才明白了，这是多么不该犯的错误呀。瑞德，这不像是我干的事，我是对他很卑鄙，可我并不是一个卑鄙的人埃我小的时候，也不是受这样教育的。我母亲--“她说不下去，咽了一口唾沫。这一整天她都不愿意想起自己的母亲爱伦，现在她无法回避了。“我常常想，不知你母亲是个什么样子，你似乎像你父亲。"

“我母亲--唔，瑞德，今天我是第一次为母亲的死而感到高兴。她死了，看不见我了，她从来没有教育我做一个卑鄙的人，她对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宽厚，那么善良。她一定宁愿让我饿死，也不让我做这样的事。我极力想在各方面都学母亲那样，可是我一点也不像她，我没有想到这一点--需要想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但我的确是希望母亲那样。我不愿意像父亲那样。我爱父亲，可是他--太--太不为别人着想。瑞德，有时候我也想尽量对人和蔼，好好地对待弗兰克，但我马上又会想到那场恶梦，吓得不得了。于是我就只想跑出去，见钱就抢，不问这钱是不是应该属于我。"

眼泪哗哗地直往下流，她也没有去擦，她使劲握着他的手，指甲都掐到他的肉里去了。“什么恶梦？"他平静而温柔地问。“唔--我忘了告诉你了。是这样的，我每次要对别人好，每次提醒自己不要只看见钱，到了睡觉的时候，就梦见又回到了塔拉，回到母亲刚去世，北方佬刚来过的情景，瑞德，你想像不出，我一想起这事就浑身发抖，我又看见一切都被烧光了的情景。四周一片寂静，什么吃的也没有。

瑞德，我在梦里又觉得饿了。”

“说下去。"“我很饿，我爸爸，妹妹，还有家里那些黑人也都很饿，他们老说：'饿得慌，'我也饿得难受。可怕极了，我不断对自己说：'我要是我能跑出去，就永远永远不会再挨饿了，'然后我就看见白茫茫的一片雾。我就跑起来，在雾里跑呀，跑呀，拼命地跑，心都快跳出来了，后面还有什么东西在追我，我跑得透不过起来，心里还在想，只要跑到那里，就没事了。可是究竟往哪里跑，自己也不知道。然后就醒了，吓得浑身发冷，生怕以后还得挨饿。做了这个梦之后，就觉得即使把世界上的钱都给我，我也不会不怕再挨饿。这时候，如果弗兰克再来拐弯抹角地不知说些什么，我就要朝他发火，我想他不会明白到底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有办法使他明白。我一直在想，有朝一日我们有了，不用再担心挨饿了，我再补偿他的损失吧。现在他死了，太晚了，唉，当时我觉得是做得很对的，其实非常没有道理的。要是过去的事能够再重新来一遍。我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

“好了，"瑞德边说，边挣脱她那紧握着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和绢来。"擦擦脸吧。何苦这样把自己毁掉呢？"她接过手绢，擦了擦脸上的泪，心中不由觉得有一种轻松的感觉。仿佛把自己的一部分负担转移到了他那宽阔的肩上，他看上去是那样能干，那样沉着。就连他轻轻地一撇嘴，也能给她安慰，仿佛可以证明他的痛苦和困惑是不必要的。“觉得好一点吗？咱们索性彻底谈一谈吧。你刚才说，要是过去的事能再来一遍，你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可是你会吗？现在你想一想，你真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吗？"“唔--"“不会的，你只能是那样做的。你当时还有别的办法吗？”

“没有。"“那你有什么可悔恨的呢？"“我对他那么不好，可现在他死了。”“他要是现在没死，你也不会对他好的。据我了解，你并不是悔恨嫁给弗兰克，欺负他，并且促成了他的早死，你悔恨，只是因为你怕进地狱，是不是这样？”“唔--这倒把我说糊涂了。"

“你的道德观念也是一笔糊涂帐。你现在就像一个小偷，让人家当场抓住了。他悔恨，并不是因为他偷了东西，他非常悔敢，因为他要蹲班房。"“一个小偷--“哎呀。你不必扣字眼。换个说法，要是你不胡思乱想。感到注定要永远在地狱里受煎熬，你就会觉得弗兰克死了更好。"“啊，瑞德！““唔，我看你既然坦白，就索性把真实情况说出来吧。你为了三块钱，就可以放弃了那颗比命还宝贵的宝石，你的--唔--你的良心就觉得不安吗？"

那白兰地使得她头晕目眩，她有些沉不住气了，对他撒谎有什么用呢？他总是能够看透她的心思。“我当时并没有想上帝，也没有想地狱。后来我也想过，只觉得上帝会谅解我的。"”可是你嫁给弗兰克，就不指望上帝谅解吗？"“瑞德，你明明不相信有上帝，为什么这样一个劲儿说上帝呢？"“可是你相信的，你相信上帝会生气，这一点现在很重要。上帝为什么不谅解呢？现在塔拉归你所有，那里也没有住着北方来的冒险家，你觉得懊恼吗？你现在即不挨饿，也不穿破衣衫，你觉得懊恼吗？"

“唔，不觉得。““那好，当时你除了嫁给弗兰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没有。"“他并不一定非娶你不可，对不对？男人是自由的埃.他也不一定非得让你逼着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吧？"“唔--"

“思嘉，你为什么要烦恼呢？如果过去的事能再来一遍，你还是得撒谎，他也还得和你结婚，你要碰上危险，他也非得替你报仇。当时他要是娶了你妹妹苏伦，她大概不至于使他送了命，不过她也许会使他感到比和你在一起要加倍地痛苦，情况不会有什么不同。"“可是我至少能对他好一些呀！”“也许是的--不过那得换一个人，你生来就是能欺负谁就欺负谁，强者总是欺负人，弱者总受欺负。弗兰克没有用鞭子抽你，那是他的过错。……思嘉，你真使我惊讶，到了你这年纪，良心居然还会增长，像你这样的机会主义者是不应当这样的。"

“什么是机----你刚才怎么说的？"“我说的是见机会就利用的人。”“这有什么不妥吗？"“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不光彩的--特别是同样有机会而不加以利用的人尤其是这样看。"“唔，瑞德，你在开玩笑吧，我还以为你会待我好呢！”

“对我说来，我是待你好埃思嘉，亲爱的，你喝醉了，你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你敢--"“是的，我敢，不过我想换一个话题，省得你哭得像个泪人儿似的。我有些有趣的消息告诉你，让你也高兴高兴，其实，我今天晚上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把这消息告诉你，然后再走。"“你要到哪里去？"“到英国去，可能要去几个月。思嘉，把的你良心放在一边吧。我不想再讨论你的灵魂，你不想听我的消息吗？"

”可是--"她有气无力地说，但是没有说下去。那白兰地已逐渐缓解了悔恨的痛楚，瑞德的话虽有讥讽的口吻，却使人感到欣慰，于是弗兰克那惨淡的阴魂也就渐渐退去，也许瑞德说得对。说不定上帝是谅解的，她慢慢地清醒了，就决定去把这件事放一放。“明天再说吧。““你有什么消息？"她吃力地说，一面用他的手绢擤了擤鼻涕，把散乱的头发往后拢了拢。“我的消息，"他笑着对他说，"就是：在我见过的女人当中，我最想要的还是你。现在弗兰克已经不在了，我想你也许愿意知道我这个想法。"

思嘉猛地从他手里抽回手来，接着站了起来。“我--你这个最没有教养的人，非得在这个时候到这里胡说八道--我早就该知道你这个人本性难移，弗兰克还尸骨未寒呢。你要是个正经人--请你给我出--"“轻点，要不皮蒂小姐马上就会下楼来。"他说，他没有站起来，只是伸出两只手，抓住了思嘉的拳头。"你恐怕误解了我的意思。"“误解你的意思？我什么都没有误解。"她又把手抽回来，不让他握着，"你放开我，快滚吧，从来没见过你这样恶劣的人。我--"“嘘，"他说，"我是向你求婚呀。我要是跪下，是不是你就相信了？"

她上看气不接下气地"啊"了一声，便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她张着嘴，两眼盯着他，心里嘀咕着，是不是那白兰地在作怪，无意中想起了他那句嘲笑的话：“亲爱的，我这个人是不结婚的。"她一定是醉了，要不一定是他疯了。不过看样子他没有疯，他显得很平静，就像是在议论天气一样，从他那不紧不慢的语调里，她也听不出有什么特别强调的含义。“我一直想得到你，思嘉，自从我头一天在'十二橡树'村看见你又摔花瓶，又咒骂，使我觉得你不是个上等女人，我就想得到你。我想不论用什么办法我也要把你弄到手。但是因为你和弗兰克积攒了一点钱，我就知道你不会再被向我提出借钱的要求。所以我觉得非娶你不可。"

“瑞德.巴特勒，你是不是在跟开一个恶毒的玩笑吧？"“我对你以诚相见，你反倒起了疑心，我不是开玩笑，思嘉，我说的全是真心话。我承认这个时候来找你不大合适，但是我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明天我就走了，而且要离开很长时间，我怕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就嫁给另外一个有钱的人了。所以我想你为什么不嫁给我呢，我也有钱呀，真的，思嘉。我不能一辈子老等着你，希望在你更换丈夫的时候得到你。"他说的倒肯定是实话，她琢磨他这番话的含义，感到唇干舌燥，一面咽唾沫。一面盯着他的眼睛，想从中看出一些端倪。他眼中充满了笑意，但在深处还蕴藏着一点别的东西，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眼神，这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他坐在那里，象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她觉得他正机警地盯着她，就像一只猫盯着耗子洞一样，她觉得在他平静的外表下面憋着一股劲儿，使她退缩，更使她害怕。

他真是在向她求婚呢，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她曾经想过，如果他求婚的话，该怎样折磨他，她也曾想过，如果他提出这种要求，就怎样羞辱他一番，让他知道她的厉害，她会从中感到快乐，现在他提出要求了，可是她把原来那些打算却忘得一干二净，因为她和过去一样，始终没能把他控制在手心里。实际上，他们的关系完全是他的控制之下，而她就像初次有人求婚的少女一样激动，脸也红了，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我不再结婚了。”“不会的。你生来就是要结婚的。那为什么不能和我结婚呢？"“可是，瑞德，我--并不爱你。"“这不是什么缺点。我记得你头两次结婚也没有多少爱情呀？““唔，你怎么这么说我？你知道我是喜欢弗兰克的。"

他什么也没说。“我喜欢他！我喜欢他！”“这我们就不要争了。我走了以后，你考虑考虑我的要求吧。"“瑞德，我不喜欢老拖着，我现在就答复你吧，我不久就要回塔拉去，英迪亚.威尔克斯留在这里陪着皮蒂姑妈。我回去要住很长时间，而且-—我--我也不想再结婚了？”“别胡说了，为什么呢？"

“唉，你就别问了，我就是不愿意结婚。"“可是，傻孩子，你从来就没有真正结地婚，你怎么会知道结婚的乐趣呢？我认为你是运气不好--一次是为了赌气，一次是为了钱。你怎么不想为了寻求乐趣而结婚呢？“乐趣！净说傻话，结婚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没有？为什么没有？"她的心情渐渐恢复了平静，说起话来也恢复白兰地勾起来的她那固有的冲劲儿。

“结婚只对男人有乐趣--不过也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这样。我始终弄不明白。结婚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无非是有口饭吃，有一大堆活儿要干，还要忍受男人的胡闹--还得每年生个孩子。"瑞德一听这话大笑起来，在寂静的黑夜里，回声显得特别大，思嘉听见厨房有人开门的声音。“嘘！嬷嬷的耳朵和猫一样尖，况且，刚--就这么大笑，也不像话呀。快别笑了。真是这样，什么乐趣！他是胡扯！"

“我说你运气不好，你刚才的话也证明这一点，你先嫁了一个孩子后，又嫁了一个老头儿，你母亲也一定对你说过，女人必须忍受'这些事'，因为可以享受做母亲的快乐。我说，这都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嫁一个名声不好而又善于对付女人的漂亮的年轻男人呢？那是很有乐趣的。““你这个人又粗野，又自负。我觉得我们扯得够远的了。真是--真是粗俗得很。”

“也很有趣，是不是？我敢说，你从来没跟一个男人谈论过婚姻关系，甚至和查尔斯和弗兰克也没谈论过。"她朝他皱了皱眉，瑞德知道的事太多了。他为什么会对女人了解得这么透彻，他是怎么知道的。思嘉感到纳闷。“你别皱眉，说个日子吧，思嘉，考虑到你的名声，我并不要求马上结婚，我们可以等一段像样的时间，顺便问一下，一段'像样的时间，'是多长时间？"“我还没答应嫁给你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议论这件事，也是很不像话的。"“我已经告诉你我为什么现在来找你谈这件事，我明天就走了，而我又是那么强烈地爱你，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也许我追你得太急了。"

突然间，她吃了一惊，因为瑞德从沙发上往下一溜，跪在了地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胸口上，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对不起，因为我感情奔放，使您受惊了，亲爱的思嘉--我的意思是亲爱的肯尼迪太太，您不会没注意到，期以来，我心中对您的友情已经发展成更深的感情，更加美丽，更加纯洁，更加神圣。我能告诉您那是一种什么感情吗？啊！是爱情，是它给了我勇气。"“快起来"她央求说。"看你那个傻样儿。要是嬷嬷进来看见你这个样子怎么办？"

“她头一次看见我这样文雅，会感到吃惊，甚至不敢相信呢。"瑞德一面说，一面轻巧地站起来。"我说，思嘉，你不是小孩子、小学生了，不要用正经不正经之类无聊的话来搪塞我了。答应吧，等我回来的时候就和我结婚，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对天起誓，不走了，我要在这里每天晚上在你窗前弹着吉他。扯着嗓子唱，出你的洋相，到那个时候，你为了保面子，就非跟我结婚不可了。"“瑞德，别不识相，我谁也不嫁。"“谁也不嫁？你没有说出真正的原因。不会是因为像女孩子那样胆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思嘉突然想起了艾希礼，仿佛看了他就站在身旁，他那光亮的头发，无精打彩的眼睛，庄重的神情，和瑞德迥然不同。她之所以不想再结婚，其真正原因全都是为了他，虽然她对瑞德并不反感，而且有时还的确对他有些好感，但她觉得自己是属于艾希礼的，永远永远是属于他的。过去没有属于查尔斯，也没有属于弗兰克，今后也不会真正属于瑞德。她把自己的全身心，把所做的一切，所追求的一切，所得到的一切，几乎全都属于艾希礼的，因为她爱他。艾希礼和塔拉，她是属于他们的。她过去给查尔斯和弗兰克的笑脸和亲吻。可以说都是给艾希礼的，只不过他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今后也决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有一种欲望，把自己全部留给他，虽然她明明知道他是不会要她的。

思嘉没有意识到自己脸上的表情在变化的，她刚才陷入沉思的时间，脸上显出瑞德从来没见过的一种异常温柔的表情。他看看她那眼角吊起的绿眼睛睁得大大的。流露出迷茫的神情，再看看她那温柔的弯曲的嘴唇，他的呼吸都暂时停顿了。他突然把嘴一撇，急不可耐的大声说：“思嘉.奥哈拉，你可真傻！"她还没有完全从沉思中摆脱出来，他的两只胳臂已经搂住了她，就像许久以前去塔拉的路上，他在黑暗中搂她得那么紧。她又感到一阵无力，只好顺从，这时一股暖流上来，使她浑身发软。艾希礼.威尔克斯那沉静的面孔模糊了，逐渐消失了。他使她把头往后一仰，靠在他的胳臂，便吻起来。先是轻轻地吻，接着就越来越热烈。使她紧紧地贴在他身上，仿佛整个大地都在摇动，令人头晕目眩，只有他才是牢靠的。他顽强地用嘴分开了她那发抖的又唇，使她浑身的神经猛烈地颤动。从她身上激发出一种她从未感受到自己会有的感觉。在她快要感到头昏眼花，天旋地转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已在用热吻向他回报了。

“行了，行了，我都头晕了！"她小声说，一面无力地挣扎着，想把头扭开。他一把把她的头靠在自己的肩膀上，这时她模模糊糊地看了一眼他的脸，只见他两眼睁得大大的，眼神也不同寻常，他的胳臂在颤抖，真让她害怕。“我就是要让你头晕，非让你头晕不可。这些年来，你早就该有这种感觉了，你碰上的那些傻瓜，谁也没有这样亲过你吧，是不是？你那宝贝查尔斯，弗兰克，还有那个笨蛋艾希礼--"“快别说了--"“我说你那个艾希礼，这些正人君子--关于女人，他们到底了解什么？他们完全了解你吗？而我是了解你的。"他的嘴唇又落在她的嘴唇上，她一点也没反抗就依从了他，她连扭头的力气也没有了，况且她本来也无意回避，她的心跳得厉害，震动着她的全身，他是那么有劲，使她感到害怕，而她自己是那么软弱无力。他打算干什么？他要是再不停下来，她就要头晕了。他要是停下来就好了--他要是永远不停下来就好了。

“你就说声好吧！"他的嘴向下对着她的嘴，他的眼睛也由于靠得太近，而显得大极了，好像世界除了这两只眼睛，再没有别的东西。"说声好吧，你他妈的，要不--"她还没得及思索，一个"好"字已经轻轻地脱口而出，这简直就像是他要这个字，她就不由自主地说出这个字，可是这个字一经说出。她的心情就突然平静下来，头也不晕了，白兰地带来的醉意也没有刚才那么浓了，她本来没想到要答应和他结婚。却答应了。她也说不大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不过她并不懊悔。现在看起来，她说这个"好"字是很自然的--很像是神明干预，一只比她更有力的手介入了她这件事，为她解决了问题。他一听她说出这个"好"字，倒抽了一口气，低头仿佛又要吻她，她闭着眼，仰着头，等他亲吻，可他突然收住了，使她不免有些失望，因为她觉得这样被人亲吻一种从没有的感觉，而且真使人兴奋。

他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依然扶着她的头靠在自己肩上，仿佛经过这一番努力，他的胳臂不再颤抖了，他松开了一点，低头看着她。她也睁开眼睛，发现她脸上刚才那种使人害怕的红光已经消失了。但不知怎的她不敢正眼看他，心里一阵慌乱，她又低下头。他又开始说话了，语调非常平静。“你说话算数吗？不会收回你的诺言吧？"

“不会。"“是不是因为我的热情使得你--那话是怎么说的？--'飘飘然'了？"她无法回答，因为她不知说什么好，她也不敢看他的眼睛，他把一只手放在她下巴底下，托起她的脸。“我对你说过，你对我怎么样都行，但是不要说谎，现在我要你说实话。你究竟是为什么说"好"的？"她仍然不知怎么回答，不过比刚才镇定一些了。她两眼朝下看，显得难为情的样子，同时抿着嘴笑了笑。

“你看着我，是不是为了我的钱？”“啊，瑞德！你怎么这么说？”“抬起头来，别给我甜言蜜语，我不是查尔斯，也不是弗兰克，更不是本地的傻小子，你只要眨眨眼，就会上当。究竟是不是为了我的钱？"“唔--是，但不全是。"

“不全是？

“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快，他倒抽了一口气，一下子把她的话引起的急切神情从眼角里抹掉了。这神情，由于她过于慌乱而没有觉察。“是啊，"她无可奈何地说。"你知道，瑞德，钱是有用的，可惜弗兰克并没有留下多少钱。不过，瑞德，你知道，我们是能够相处的。在我见过的许多男人之中，只有你能够让女人说真话。你不把我当傻瓜，不要我说瞎话，有你这和个丈夫是会幸福的--何况--何况我还是挺喜欢你的。"“喜欢我？"“嗯，"她焦躁不安地说。"我要是说爱你爱得发疯了，那是瞎话，再说你也是知道的。"“有时候我觉得你对说真话也过于认真了，我的小乖乖。难道你不觉得即便是瞎话，你也应当说一声'瑞德，我爱你'？言不由衷也没关系。"

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她想不透，便觉得更糊涂了。他的神气好像很奇怪，很殷切，很伤心，又带有讽刺的意味。他把手从她身上抽回去深深地插到裤子口袋里，她还发现他握起了拳头。“即使丢掉丈夫，我也要说真话，"她暗自下定了决心、她的情绪又激动起来了，只要瑞德一刺激她。她总是这样。“瑞德，那是一句谎话呀，我们为什么也要按照俗套来做呢？我刚才说了，我喜欢你，这你是知道的。有一次你对我说你并不爱我，可是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都是流氓，这是你自己说的--"“天哪！"他轻轻地自言自语，把脸转向一边，"真是自作自受！"

“你说什么？"“没什么，"他看了看她，笑起来，但那笑声并不愉快。“说个日子吧，亲爱的。"说罢，他又笑起来、还弯腰吻了她的双手。看到他不再心烦，情绪恢复正常，她松了一口气，也露出了笑容。他抓着她的手，抚摩了一会儿，又朝她笑了笑。“你在小说里有没有看到过样的情节：子对丈夫没有感情，后来才爱上了自己的丈夫？““你知道我从来不看小说，"她说，为了迎合他那轻松愉快的心情，她接着说：“何况有一次你说过夫妻相爱是最要不得的。"“我他妈的说过的话太多了，"他马上顶了她一句，就站起来了。

“你不要咒骂呀。”“这你可得适应一下，而且要学着骂。你得适应我所有的坏习惯。你说--你说喜欢我，而且还想用你那漂亮的小爪子抓我的钱，那就得付出代价，这才是代价的一部分。"“你不必因为我没有撒谎，没有让你神气，就朝我发火，因为你并不爱我，对不对？那我为什么一定要爱你呢？"“是的，亲爱的，你不爱我，我也同样不爱你，如果我爱你，我也不会告诉你。愿上帝帮助那个真正爱你的人吧。你会使他伤心的，亲爱的，好比一只残暴的破坏成性的小猫，不管不顾，为所欲为，甚至不肯收住自己的爪子。"说到这里，他一把把她拉起来，又吻起她来，不过这一次与刚才不同，他似乎不考虑是否会使她难受--他好像故意要使她难受，故意要侮辱她。他的嘴唇滑到了她的脖子底下，最后他的嘴唇贴在了她的胸前，他是那么用力，时间又那么长，所以虽然隔着一层府绸，她还是感到烫得慌，她用两手挣扎着把他推开，又气愤，又不好意思。“你不要这样，你怎么敢这么放肆！”

“你的心突突跳得像只小兔哩！"他讥讽地说。"我冒昧地说一句，我觉得如果只是喜欢的话，心也不至于跳得这么快吧。你不必生气，你这好像处女一样羞羞答答的样子完全是装出来的，快直说吧，要我从英国给你带点什么回来？戒指？要什么样的？”作为一个女人，她想把装模作样的生气这场戏再拖长一点，同时她又对瑞德说的最后这句话产生了兴趣，她犹豫了一下，说：“唔--钻石戒指--瑞德，一定要买个特大的。”“这样你就可以在穷朋友面前炫耀说：'看我这是什么！'是不是？好吧，我一定给你买个特大的，让你那么不怎么富裕的朋友只能互相安慰，悄悄地说，看她戴那么大的钻石戒指，真俗气。"

他突然站起来朝门口走去，她跟在后面，不知所措。“怎么了？你上哪里去？”“回去收拾行李。”“唔，可是--”“可是什么？”

“没有什么。祝你旅途愉快。”“谢谢。”他打开书房门，来到过厅里，思嘉跟在后面，不知怎么办好，没想到这出戏竟这样草草收场，感到有些失望，他顺手穿上大衣，拿起了手套和帽子。“我会给你写信的。你要是改变主意，就来信告诉我。"“你就不--"

“怎么？“这时他急着要走，似乎有些不耐烦了。“你就不亲亲我。表示告别吗？"她小声说，怕别人听见。“一个晚上，亲了你那么多次，还不够吗？"他反问道，并低头朝她笑了笑。“想一想你这样一个懂事的有教养的年轻女子--我刚才说了，是有乐趣的，你看，是不是？"“啊，你真坏！"她大声嚷嚷起来，也顾不上怕嬷嬷听见了。"你永远不回来，我也不在乎。"她转身朝楼梯走去，心想他会抻出温暖的手，拉住她的胳臂，不让她走，但是他却打开前门，进来一股冷风。

“可是我一定要回来，"他说完就走了出去，剩下她一个人站在头一蹬台阶上，看着关上了的大门发愣。瑞德从英国带回来的戒指的确很大，大得思嘉小好意思戴了。虽然她是那到喜欢华丽贵重的首饰，不过她仿佛觉得大家都说这只戒指很俗气，也确实俗气，所以她感到有些不安，当中是一颗四克拉的钻石，周围有一圈绿宝石。这戒指盖住了整整一节手指，好像重重地压在手上，思嘉怀疑瑞德是费了很大力气定做了这只戒指，而且是不怀好意，故意做得这么扎眼。

瑞德回到亚特兰大并把戒戴在思嘉上之前，思嘉没有把她的打算告诉任何人，连家里人也没告诉。她把订婚的消息一宣布，顿时引起一场大风波，人们议论纷纷。三Ｋ党事件事之后，除了北方佬和北方来的冒险家之外，瑞德和思嘉就成了全城最不受欢迎的人。很早以前，查尔斯.汉密尔顿死后，思嘉早早地把丧服脱去，就遭到了众人的指责，经营木材厂是一般女人不干的事，而且怀孕之后还抛头露面，也显得很不体面，此外还有许多别的事情。引起人们更加严厉的指责。可是自从她造成了弗兰克和托米的死。而且危害了另外十几个人的生活，人们的指责一下子就变成了公开的谴责。

至于瑞德，战争期间他大搞投机生意，受到全城的痛恨，后来又投靠共和党人，更没有赢得人们的好感，可是说也奇怪，他虽救了亚特兰大几名人士的命，却遭到亚特兰大的太太们强烈的仇恨。她们强烈不满，并不是悔恨她们的丈夫依然健在。是因为她们的丈夫之所以能够健在，要归功于瑞德这样一个下贱人，要归功于那使人难堪的计谋。一连几个月，她们又受到北方佬的讥笑和鄙视，抬不走头来，她们认为而且直言不讳，如果瑞德真为三Ｋ党着想，他就会采取更有体面的方式来解决。她们认为，他是故意把贝尔.沃特琳扯进来，使得城里有威望的人名誉扫地。因此，他虽然救了人，人们不但不感谢他，反而一点也不宽恕他过去的罪过。这些女人能嘱苦耐劳，乐且助人，富有同情心，但是如果谁对她们的不成文法规稍有违反，她们是毫不留情的。她们的法规也很简单：拥护联盟，尊敬老战士，忠于传统，人穷志不穷，宽厚待人，痛恨北方佬。在她们看来，思嘉和瑞德完全违反了法规中所有的要求。

瑞德救出来的那些人为了顾全面子，也为了感谢瑞德，想让他们的家属保持沉默，然而难以办到。在瑞德和思嘉还没有宣布准备结婚的时候，他们俩就已经是很不受欢迎了，原来大家表面上还装出对他们还客客气气。现在就连这种冷淡的客气也全没有了。他们订婚的消息就像炸弹一样炸开，来得太突然，威力又太大，全城为之震动，就连最好的女人也直言不讳，谈起来非常激动。弗兰克是她杀死的，他死了才刚刚一年，她这么快又嫁人了，她嫁的这个名叫巴特勒的男人不仅开着一家妓院，还和北方佬和北方来的冒险家合伙干各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俩，要是分开而过，大家还觉得可以忍受，但是这样肆忌惮地结合在一起，实在让人受不了。这两个人都是臭名昭著的恶人，真该把他们赶走，不能让他们街在这个城市里。

如果他们俩订婚的消息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宣布的，亚特兰大也许会对他们俩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可是现在瑞德结交的那些北方来的冒险家和投靠北方佬的南方人在当地有名望的公民之中名声特别不好。他们订婚的消息在亚特兰大传开的时候，正赶上当地的百姓反对北方佬及其追随者的情绪最强烈，因为佐治亚州反对北方佬统治的最后一个堡垒刚被攻破，四年前谢尔曼从多尔顿以北向南进军，由此开始的漫长战役终于达到了高潮，屈辱的生活遍及整个佐治亚州。

重建运动已经进行了三个年头，这是充满了恐怖的三年，大家都觉得情况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现在人们才意识到佐治亚州重建时期最苦的日子才刚刚开始。三年来，联邦政府一直依靠军队强制把自己的思想和统治强加在佐治亚州身上，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但这新政权完全是靠武力维持的。佐治亚州虽然是在北方佬的统治下，但是没有得到本州人的同意，州里的领导人不停地斗争，要求本州按照自己的意志实行自治的权利。他们坚决抵制，不肯屈服，拒不接受华盛顿的旨意为本州的法律。

佐治亚州政府从未正式投降，但是它所进行的抵制和斗争是徒无益的，在这场斗争中，它是不可能获胜的，只有节节败退。不过它至少推迟了那不可避免的结局。在南方别的州里。已经有大字不识的黑人身居高位，或者进入了黑人和北方冒险家控制的州议会，但是佐治亚顽强抵抗，至今仍能避免这种厄运。三年之中，州议会大部分时间控制在白人和民主党人手中，北方佬军队到处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的权力是有名无实的，他们除了抗议和抵抗之外，很难有所作为，不过他们至少还能把州政府控制在佐治州地人手中，现在就连最后一个堡垒也被攻破了。

四年前，约翰斯顿及其部下从多尔顿往亚特兰大节节退败退，１８６５年以后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那就是佐治亚的民主党人步步退让。联邦政府在佐治亚州的权力日益增大，干涉州里的所有事务，影响百姓的生活。动用武力的情况日趋严重，军方的命令越来越多，使得文职官员越来越无能为力。最后，佐治亚州沦为一个军事区，不论本州的法律是否允许，根据命令，选举一定要让黑人参加。

就在思嘉和瑞德宣布订婚前一个星期，举行了一次州长选举。南方民主党人的候选人戈登将军是州里最受人爱戴、最有威望的人。和他竞选的共和党人名叫布洛克。选举进行了不是一天，而是三天，一列列的火车把黑人从一个城市拉到另一个城市，沿途在各个选区投票选举。布洛克当然获胜。如果说谢尔曼拿下佐治亚，百姓怨声载道，冒险家，北方佬和黑人最后拿下州议会就使亚特兰大，乃至整个佐治亚，群情激昂，怒气冲天。这是佐治亚州从未有过的情况。

思嘉一向是除了鼻子底下的事以外，什么都不注意，她几乎不知道这次选举，瑞德并没有参与这次选举，他和北方佬的关系也和过去一样，不过瑞德总归是一个投靠北方佬的人，而且是布洛克的朋友。这桩婚事成了以后，思嘉也成了投靠北方的人，对于敌人营垒中的人，亚特兰大无意采取宽容或谅解的态度。他们订婚的消息一传开，人们全都想与他二人有关的种种坏事，好事就都不记得了。

思嘉知道全城都对她不满，然而并不知道群众气愤到了什么程度，后来梅里韦瑟太太在教友的催促下自告奋勇出来对她进行规劝。“因为你母亲去世了，皮蒂小姐又没结过婚，没有资格来--唔--来跟你谈这件事，所以我觉得不能不来提醒你，思嘉，巴特勒船长这个人，良家妇女都不应该嫁他，他是个----""他救了梅韦瑟爷爷的命，还救了你的侄儿呢。"梅里韦瑟太太一听这话，气得要命。一个钟头以前，她还跟爷爷有过一段不愉快的谈话。那老头儿说，即使瑞德.巴特勒投靠北方，是个流氓，也不能一点都不感谢他，否则就是不把他这个把老骨头放在心上。“他只在我们身上耍一个鬼花招呀，思嘉，让我们在北方佬面前出丑，"梅里韦瑟太太接着说：“咱们都是知道这个人是个大流氓，他一向是个流氓，现在大家恨死他了。正经人是决不会接待他的。"

“不接待他？这就怪了，梅里韦瑟太太，战争期间，他也是你家的常客呀。你还送给梅贝尔一件白缎了结婚礼服，对不对？要不就是我记错了。"“战争期间情况可就不同了，善良的人接触的许多人都不怎么--那都是为了事业，是完全不正当的。你千万不要嫁给这样一个人，他不但自己没有参军打仗，还讥笑那些参军的人，你说是不是？““他也是参过军。他在军队里待了八个月，参加过最后一次战役，在富兰克林打过仗，是跟着约翰斯将军投降的。"“这可没听说过，"梅里韦瑟太太说。看样子她不相信有这样的事。“可是他没受过伤，"他得意地补了这么一句。“很多人都没受伤呀。”

“像个样子的人都受伤了，我就没听说谁没受伤。"这句话是把思嘉惹火了。“你认识的那些人大概全都是傻瓜，下雨不避，子弹不躲。现在请你听着，梅里韦瑟太太，你也可以去转告那些爱管闲事的朋友。我要跟巴特勒船长结婚，就算他为北方佬打过仗，我也不在乎。"

这位自认为尊贵的妇人气呼呼地走了出去，帽子一翘一翘的。这时思嘉意识到这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对她不满的朋友，而成了公开的敌人，但她毫不介意，无论梅里韦瑟太太说什么话，或做什么事，对她说来都无所谓，谁说什么，她都不在乎--只有嬷嬷的话例外。皮蒂姑妈一听说他们要结婚就晕倒了，思嘉熬了过来，艾希礼听到消息，突然老了许多，向她祝贺的时候，连看都不正眼看她，她也挺了过来，波琳姨妈和尤拉莉姨妈从查尔顿斯来信，使她啼笑皆非，她们听到消息之后都吓坏了，连忙阻止这门婚事，说这即有损于她自己的社会地位，还会危及她们的名望，媚兰蹙双眉诚心态意地对她说：“巴特勒船长当然要比许多人想像的好得多，他又厚道，又有办法。这才救出了艾希礼，他也总算是为联盟战斗过。不过，思嘉，最好不要这么仓促决定，还是考虑周到点，你说是不是？"思嘉对媚兰这番话一笑置之。任何人的话她都可以不在乎，但是嬷嬷的话不同，因为嬷嬷的话使她非常生气，非常伤心。

嬷嬷说：“你做的很多事，爱伦小姐要是知道，会伤心的。我也很难过。不过这件事做得最不像话，嫁给一个下流坯！我就叫他下流坯！你不必说他是什么上好的人家出身，那也没有用。上等家庭出来的下流坯，也还是下流坯。思嘉小姐，我看着你从霍妮小姐手里把查尔斯先生抢过来。你干了很多事，我都没吭声，比方说，把坏木头当好木头卖，说同行的坏话，一个人赶着车到处乱跑，招惹那些自由黑人，让弗兰克先生送了命，你还不让犯人吃饱，差点把他们饿死。这些事，我都没吭声，就连爱伦小姐在九泉之下也会责怪我说：'嬷嬷，嬷嬷！你怎么不好照看我的孩子呀！'好吧，那些事都过去了，可这件事，我不赞成，思嘉小姐，你不能嫁给一个下流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你这样干。"

“我爱嫁谁就嫁谁，"思嘉无动于衷说。"我看你是忘了自己的身份吧，嬷嬷！"“是啊，我早就该这么办了。我要是不对你说这些话，谁会对你说这些话呢？"“我一直在考虑，嬷嬷，我觉得你最好回塔拉去吧。我给你一点钱，还有嬷嬷摆出一副很神气的样子。“我有我的自由，思嘉小姐。你让我上哪儿，我要是不想去，我也不去。让我回塔拉去，我不能丢下爱伦小姐的孩子不管，你得跟我一块儿去。不然说什么我也不走。我也不能丢下爱伦小姐外孙，让那个下流坯做继父，来抚养他们，我反正待在这里，不走。"

“我不能让你留下这里顶撞巴特勒船长。我已经决定嫁给他，没有什么放可说了。"“要说的话很多，"嬷嬷慢条斯理地顶了她一句，她那充满泪水的老眼里露出了决心大战一场的神情。“我从来不想对爱伦小姐家的人说这样的话，可是，思嘉小姐，你听着，你完全是一头骡子，配了一套马笼头。你可以把骡子的脚擦得光光的，把皮擦得锃亮锃亮，把笼头都用铜叶子包起来，驾到一辆华丽的马车上，可是骡子还是骡子，这是骗不了人的。你正是这样。你穿着绸子衣裳，开着木材厂，开着商店，又有钱，还摆出一副架子，很像一匹好马，可你终究是头骡子。你也同样骗不了人。那个巴特勒，家庭出身好，打扮得像参加赛马一样漂亮，可他和你一样，也是一头套着马笼头的骡子。"

嬷嬷目不转睛地盯着女主人。思嘉听到这样的辱骂，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你要是非嫁给他，你就嫁给他吧，谁让你和你爸一样固执呢。可是，你别忘了，思嘉小姐，我是不会走的。我要在这里待下去，看个究竟。"嬷嬷没等思嘉答话，一转身就走了。如果她当时说一声，等着瞧吧！"那语调也会令人毛骨悚然的。后来他们在新奥尔良度蜜月的时候，思嘉把嬷嬷的话告诉了瑞备，瑞德一听嬷嬷说的骡子套着马笼头，便大笑起来，弄得思嘉又惊讶，又气愤。“我从来没听见有人用这样简洁的语言说明深刻的道理，"他说。"看来嬷嬷是个很有头脑的老人，这样的人不多，我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尊敬和谅解。不过我既然是头骡子，恐怕永远也不会得到她的尊敬和谅解了。婚礼之后，我兴致勃勃地给她一个十块钱的金币，可是她拒不接受，很少见到有人在金钱面前不发软的。她瞪了我一眼，谢了谢我，说她不是自由的黑人，不需要我的钱。"

“她干吗要那么激动呢？人们为什么要像一群老母鸡似地围着我咯咯乱叫呢？我和谁结婚，结几次婚，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我从来不爱管闲事，可有些人为什么老爱管别人的闲事呢？"“我的小乖乖，世人什么都可以原谅，就是不能原谅不爱管闲事的人。你用不着要像一只烫伤的猫似地嗷嗷乱叫。你常说无论人家怎么议论你，你都不在乎。为什么不证明一下呢？你知道，你在每件小事上常常受人指责，在这件大事上，你怎么能指望躲过人们的非议呢？你早知道，嫁给我这样的坏人，是要招人议论的。如果我是个出身卑贱，一文不值的坏人，别人可能没有多少话可说。可是我这个坏人又有钱，又干得红火----这当然就不可饶恕了。"“我希望你有时候能认真一点。"

“我现在就很认真，好人要是看见坏人像芝麻开花一样兴旺发达，必里就难受，历来如此，你现在也不必烦恼，思嘉，我记得有一次你对我说，我之所以要很多钱，主要是为了能对任何人说见鬼去吧，现在你的机会来了。"“可是我主要是想对你说见鬼去吧，"思嘉一面说，一面笑了。“你现在还想对我说见鬼去吧？”“没有以前那么想说了。”“你什么时候想说，就说吧，只要能让你高兴就行了。"

“我并不感到特别高兴，"思嘉说，低头随便亲了他一下。他那黑色的眼睛朝她脸上闪了一闪，想从她的眼中找到什么东西，可是什么也没找到，他笑了笑，说：“忘掉亚特兰大吧！忘掉那些老猫吧！我带你来新奥尔良，是为了让你高兴高兴的，我一定要使你感到高兴。”

第四十八章

思嘉在新奥尔良的确过得非常愉快，从战前最后一个春天到现在，她从来没有感到这样愉快过。新奥尔良是一个奇异的热闹地方，思嘉就像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突然获释一样，玩得痛快极了。北方来的冒险家在城里大肆掠夺，许多诚实的人流落街头，还不知下一顿饭到哪里去找。一个黑人占据着副州长的位置。不过瑞德在新奥尔良带她去的地方，是她从未见过的繁华地区。她所见到的人，看上去都有的是钱，瑞德介绍她认识了十几位妇女，她们长得很漂亮，穿着漂亮鲜艳的袍子，两手细嫩，不像干过重活的样子，遇见什么事都要笑，从来不谈无聊的正经事，也不谈艰难困苦的日子，她见到的男人--他们与亚特兰大的男人实在不同，多么令人兴奋呀！都争着和她跳舞，不遗余力地向她大献殷勤，好像她是舞会上的年轻皇后一样。

这些男人和瑞德一样，脸上都带着固执、鲁莽的神情。他们的眼睛始终很机警，好像很久以来一直生活在危险之中，不敢有一点疏忽大意。他们似乎无所谓过去，也没有未来。思嘉有时想找个话题，就问来新奥尔良之前他们是干什么的，或在什么地方，他们总是客平地把话题岔开。这本身就很奇怪，因为在亚特兰大，任何一个新来的体面人都急于把自己的经历向大家进述，炫耀一下自己显赫的家庭。但是这些人都是沉默寡言的人，说起话来字斟句酌，非常谨慎。

有时瑞备单独和他们在一起，思嘉在隔壁就听见他们的笑声，还断断续续听见他们的谈话，但她却听不明白，只能听出零零碎碎的几个字，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名字，其中有封锁时期的古巴和纳索，淘金热，非法侵占他人的采矿权，走私军火，海盗行为，尼加拉瓜和威廉.沃克，以及他如何在特鲁希略撞墙而死。有一次，她突然走进去，他们正在谈论匡特利尔领导的游击队最近遭遇如何，见她进来，便连忙住口，她只听见两个人名字：弗兰克.詹姆斯和杰西.詹姆斯。

不过他们都衣着考究，文质彬彬，显然对她十殷勤，而她觉得无所谓。对她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他们都是瑞德的朋友，有宽敞的住房，有华丽的马车。他们带着她和瑞德去兜风，请他们吃晚饭，为他们举行晚会，思嘉觉得开心极了。她把自己的这种心情告诉瑞德时，瑞德觉得很有意思。“我想你是会这样的，"他一面说，一面笑。“为什么不这样呢？"她和往常一样，一听见他笑，就起疑心。“他们都是二流人物，是流氓，是恶棍。他们都是冒险家，北方来的贵族老爷，他们有的和你那亲爱的丈夫一样，做食品投机生意发了财，有的靠和政府签订非法合同或通过经不起调查的肮脏手段发了财。"“我才不信呢！你在开玩笑吧。他们看上去都是老实人……"

“城里老实的人都在挨饿呢，"瑞德说。"他们规规矩矩地住在茅草棚里，要是我去看他们，我真怀疑他们会不会接待我。亲爱的，你知道战争期间我在这里干过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些人记性特别好，还没有把我忘掉。思嘉，你每时每刻使我感到高兴。因为你总是喜欢那些不该喜欢的人，不该喜欢的事。"“可是他们都是你的朋友啊！"“唔，不过我喜欢流氓。我小时候就在内河一条船上赌博过，所以我对这样的人是比较了解的。可是，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我是看得很清楚的。然而你--"他又笑了起来，"你是没有识别人的本能的，下等人，上等人，你是分辩不清的。有时候我觉得你接触过的上等人只有你母亲和媚兰小姐，可是她们好像都没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媚兰！哎，她难看得要命，穿的衣裳也那么俗气，而且自己也说不出有什么看法。"“太太，你还是不要妒忌吧。美貌并不能使人高尚，衣着也不能使人尊贵。"“唔，真的吗？那你就等着瞧吧，瑞德.巴特勒，我要做个样子给你看看，现在我有了--我们有了，我要成为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尊贵的女性。"“我非常乐意等着瞧。"他说。

思嘉会见的这些人固然使她兴奋，瑞德给她的衣服更使她兴奋。衣服的颜色、料子、款式都是他亲自挑选的。用圆箍撑起来的裙子现在已经不时兴了，流行的式样非常新颖，裙子从前面向后在腰垫处收拢，腰垫上装饰着花环，蝴蝶结，还有波浪形的花边，她觉得还是战争期间那种用圆箍撑起来的裙子好，现在这种新式裙子把肚子的轮廓都露出来了，使她觉得有些难为情。那可爱的小帽子简直不像帽子，而是一个扁平的小玩艺儿，斜着搭在一只眼上，上面别着花呀，果呀，走起路来羽毛跳跃，丝带飘动。（思嘉的头发像印地安人的头发一样硬，小帽子压不住，她买过一些假的发卷，想用来衬一下，可惜都让瑞德糊里糊涂地烧掉了。）还有修道院里做的精细内衣，实在可爱，而且买了那么多套。还有一件件睡衣、睡袍、衬裙，都是用最细的亚麻布做的，上面绣着华丽的图案，纳着细碎的小褶。还在瑞德给她买的缎子拖鞋，后跟有三寸高，玻璃大鞋，闪闪发光。长统丝袜有十几双，没有一双是棉统的。真阔气呀！

她毫无节制地花钱给家里人买礼物，给韦德买了一只圣比纳种的长毛小狗，因为他一直想要这样的一条狗。给小博买了一只小波斯猫，给小爱拉买了一只珊瑚手镯。给皮蒂姑妈买的是一大串项链，上面挂着许多月长石坠子，给媚兰和艾希礼买的是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她给彼得大叔买一套很像样的制服，包括一顶车夫戴的真丝高帽子，外带一把刷子，给迪尔茜和厨娘买的是衣料，给住在塔拉的人也都了买了昂贵的礼物。“可是你给嬷嬷买什么呢？"瑞德在旅馆里把小猫、小狗都赶到梳妆室里，一面看着床摆的这一大堆礼物，一面问。“什么也没买。这个人太可恨。她说咱们是骡子，干吗要给她礼物？"

“你何必怀恨在心呢，人家说的是真情实况，我的小宝贝儿？你一定得给嬷嬷买一件礼物。你要是不给她礼物，就会刺伤她的心--像她那样的心是很可贵的，怎么能刺伤呢？"“我什么也不给她买，她不配。"“那我就给她买一件吧，我记得我的奶奶常说，她升天的时候要穿一条府绸裙子，这裙了要硬得能立得住，而且非常扑素，上帝一看会以为是用天使的翅膀做的。我就给嬷嬷买块红府绸，让她做一条漂亮裙子吧。"“她不会接受你的礼物的。她宁可去死，也不会穿的。"“这我相信，不过我还是要表达我的心意。"

新奥尔良的商店里物品丰富，使人目不暇接，和瑞德一起买东西是令人兴奋的。和他一起下馆子，更加令人兴奋，因为他知道点什么菜，也知道菜是应该怎么做的。新奥尔良的葡萄酒，露酒的香槟，对她说来都很新鲜，喝下去感到心旷神怡，因为她只喝过自家酿制的黑莓酒、野葡萄酒和皮蒂姑妈的"一喝不醉”的白兰地。这还不说，还有瑞德点的那些菜呢。新奥尔良的菜肴最有名。思嘉想到过去在塔拉挨饿的苦日子，又想到不久前拮据的生活，吃起这些丰盛的菜肴来，觉得老也吃不够。有法式烩虾仁、醉鸽、酥脆的牡蛎馅饼、蘑菇杂碎烩鸡肝，橙汗烤鱼，等等。她的胃口总是很好的，因为她一想到在塔拉没完没了地吃花生、豆子和白薯，就想尽量多吃一些法式菜肴。

“你每次吃饭就像吃最后一顿似的，"瑞德说。"不要刮盘子呀，思嘉。厨房里肯定还有呢。只要叫堂倌去拿就行了。你不要老这么大吃大嚼，不然你就会胖得跟古巴女人一样，到那时候，我可就要和你离婚了。"可是她只朝他吐了吐舌头，接着又要了一份点心。这点心上面是厚厚的一层巧克力，中间还夹着一层糖。想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不必一分一厘地考虑，惦记着要存钱要纳税，或者买骡子，这可实在是痛快。交往的人都很高兴很阔气，不像亚特兰大的人那么穷酸样儿，真是痛快，穿着啊啊啊啊的锦缎衣裳，显出腰身，露着脖子和胳膊，胸脯也露着不小的一块，而且还知道男人们对你垂涎欲滴，真是痛快。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也没有人指责你缺乏大家闺秀的风度，真是痛快。香槟酒，想喝多少喝多少，也真是痛快。她头一次喝醉的时候，坐着敞篷马车，穿过新奥尔良的大街小巷回旅馆去，一路上高唱《美丽的蓝旗》。第二天清早醒来以后，头疼得像要裂开一样，想起头一天晚上那样出洋相，感到很不好意思，她以前连女人微有醉意也没见过。她只见过一个女人，就是那个名叫沃特琳的家伙，在亚特兰大失陷的那一天喝得酩酊大醉，她感到非常难为情，简直没有脸见瑞德，但他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无论她干什么事，他都觉得很有意思，仿佛她是一只性情活泼的小猫。

和他一道出去，也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因为他长得漂亮。过去不知怎么，她从来没有考虑过他的相貌。在亚特兰大，人们光只看他的缺点，从没有议论过他的相貌，可是在新奥尔良，她发现别的女人总是用眼睛盯着他，他弯腰吻她们的手，她们显得那么激动，她意识到她丈夫很有魅力，也许别的女人还在羡慕她，这使她突然感到和他在一起十分光彩。“唔，我们两口子都很漂亮，"思嘉心里乐滋滋的想道。是的，的确是像瑞德所说的那样，结婚是有很乐趣的。不光是乐趣，她还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件事说起来也很怪，因为她曾经认为生活不可能再教给她什么新东西了。可现在她觉得自己像个孩子，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

首先，她发现和瑞德结婚，与先前和查尔斯结婚，和弗兰克结婚，有很大的区别，他们都尊重她，怕她发脾气。他们都向她祈求恩惠，她要是高兴，也就给他们一些恩惠，而瑞德并不怕她，而且她常常觉得瑞德并不怎么尊重她。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思嘉要是不喜欢，他反觉得很有趣，思嘉并不爱他，但和他生活在一起确实很意思，最有意思的是，虽然他这个人发起火来有时让人觉得他有些冷酷，有时他倒是痛快了，别人却感到厌烦，他却总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就像有一副马嚼子似的。

“我想这大概是他并不真爱我的缘故吧，"她心里想，而且她对这种情况也还是满意的。"我还真不希望他完全放纵自己的感情。"不过她觉得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这个想法使她既兴奋又好奇。她和瑞德结合之后，了解到他许多新的情况，她原来还以为对他非常了解呢。她了解到他的声音一会儿温柔得像猫，一会儿又变成尖利的咒骂声。他可以表面上一本正经地赞扬在他去过的怪地方发生的英雄的、光荣的事迹和关于贞节与情爱的故事，马上又说一些最无情的玩世不恭的下流故事。她知道任何一个正派男人都不会对妻子讲这样的故事，不过这些故事的确有趣，而且能在她身边引起一种粗俗的感情，他可以说是一个既热诚又温柔的情人，一转眼又变成了挖苦人的恶魔，把她那火药一般的脾气揭开盖子，点上火，引起爆炸，从中取乐。她了解到他的奉承总有两层截然相反的涵义，他表现出来的最温柔的感情也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她待在新奥尔良的两个星期里，她了解了他各方面的情况，就是没了解他究竟是个什么人。

有时他早上不用女佣人，亲自用托盘把早点给她送到房里，一点一点地喂她，仿佛她是个孩子，他还把头刷从她手里拿过来，给她刷头发，刷得那乌黑的长头发噼啪作响。可是，有时候他早上突然把她身上盖的东西全打开，挠她的脚，粗暴地把她从酣睡中惊醒。有时候他很认真的仔细听她述说生意中的各项细节，点头称赞她办事有头脑，有时候他就把她那些不是很正当的做法叫做捡便宜，叫做投机取巧。他带她去看戏，却悄悄地对她说也许上帝不赞成她到这种娱乐场所来，惹得她心烦，他带她到教堂去，却小声对她说些有趣的下流话，然后又责怪她发笑。他鼓励她有什么说什么，随便说，不拘束。她从他那里学了一些讽刺人挖苦人的字眼，而且逐渐喜欢使用这些字眼，觉得这样可以压人家一头，但是她还不会像瑞德那样，在恶毒之中搀上几分幽默，讥笑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讥笑别人。

他想让她玩儿，而她几乎已经忘了怎么玩了。生活一直是那么严峻，那么艰难，他是知道怎么玩的，而且带着她一起玩。但是他是一个成年人，不能像小孩子那样玩了；他的一举一动，她是不会忘记的。妇人看到尚有童心的男人做出滑稽可笑的动作不免要发笑，而思嘉是不能凭着女人的优越看不起瑞德，朝他发笑的。她一想到这些情况，就觉得不愉快。要是能比瑞德高出一筹就好了。她所认识的别的男人，她都可以置不顾，以半带鄙视的口吻说：“简直是个孩子！"比如她父亲，比如好开玩笑，喜欢各种恶作剧的塔尔顿挛生兄弟，方丹家长着长毛，爱耍小孩子脾气的年轻人，查尔斯，弗兰克，所有在战争期间追求过她的人--实际上包括所有的人，艾希礼除外。只有艾希礼和瑞德是她无法理解无法控制的人，因为他们是成年人，身上没有孩子气。她并不了解瑞德，也不想去了解他。虽然他有时候有些事使她迷惑不解。比如他有时以为她不注意，就偷眼看她，那眼神就很怪很怪。她突然一转身，常常发现他在看她，眼中流露出机警。殷切与等待的神情。

“你为什么这样盯着我？"有一次她高兴地问。"好像一只猫盯着耗子洞！"但是他马上换上一副模样，只笑一笑，过了一会儿，她就忘了，不再费脑筋想这件事，和瑞德有关的一切事都不想了。他这个人总是反复无常，不必为他多费心思，生活也过得挺愉快--可是一想到艾希礼就不同了。瑞德弄得她很忙，白天，她脑子里几乎就没有艾希礼，可是到了晚上，她跳舞跳累了，或者喝香槟喝得头晕脑胀--这时候，她就想起艾希礼来了。她迷迷糊糊地躺在瑞德怀里，月光洒落在床上，在这种情况下，她常常想，要是艾希礼的胳臂这样紧紧地接着她，该有多好呀！要是艾希礼把她的黑发从自己脸上撩开，拢在下巴底下，又该有多好呀！

有一次，她又这样想着，叹了一口气，扭头朝窗口看去。过了一会儿，她感到脖子底下这只有力的胳臂好像成了铁的一样，在寂静之中听见瑞德的声音说：“上帝该把你永远打入地狱，你这个小妖精！"说罢，他起来穿上衣服，走了出去，思嘉非常吃惊，拦他也拦不住，问他他也不理。第二天早晨，她正在自己屋里吃饭时，他才回来，头发乱蓬蓬的，喝得醉醺醺的，不满的怀绪依然很重，他即不道歉，也没有说明干什么去了。思嘉什么也没问，对他十分冷淡，妻子受了委屈，这样做也是很自然的。她吃完饭之后，瑞德用带着血丝的眼睛看着她换上衣服，出去买东西了。等她回来时，他已经走了，到吃晚的时候才回来。

这顿晚饭吃得很沉闷，思嘉一直耐着性子，因为这是她在新奥尔良吃的最后一顿晚饭了，而且她还想好好享受一下龙虾的美味。可是瑞德总盯着她，使她吃也吃不痛快。不过她还是吃了一只大的，还喝了好多香槟。也许是因为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当天晚上她又作起了过去作过的噩梦。她醒来，出了一身冷汗，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她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塔拉，而塔拉是一片荒凉。母亲去世了，世上的一切力量与智慧也都随之消逝。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投靠，没有任何人可以依赖。有一个可怕的东西在追她，她就跑啊，跑啊，心都快炸开了，就这样茫茫大雾之中一边跑，一边喊，模模糊糊地想在周围的雾里找到一个不知名的、没有去过的地方躲藏起来。

她醒来，发现瑞德正弯着腰看她。他什么话也没说，就把她抱起来搂在怀里，好像搂着孩子一样，搂得紧紧的。他那结实的肌肉给她以安慰，他那低声细语使她感到镇静，感到安慰，过了会一儿，她也就不哭了。“唔，瑞德，我刚才又冷，又饿，又累，而且怎么也找不着，我在雾里跑啊，跑啊，可就是找不着。"“你找什么，亲爱的？"“我也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就好了。"“又是以前作过的梦吗？"

“嗯，是的！"他轻轻地把她放在床上，在黑暗之中摸索着点上一支蜡烛。在蜡光下。他的眼睛带着血丝，他的脸上纹路像石头一样清晰，看不出任何表情。他穿着衬衫，敞着怀，棕色的胸膛露在外面，上面长着厚厚的胸毛，思嘉还在吓得发抖，心里想，这个胸膛可是真坚强。她悄悄地说“抱抱我吧，瑞德。"“亲爱的！"他马上一边说，一边把她抱起来，坐在一把大椅子上，把她的身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唔，瑞德，挨饿可是真可怕呀！”“晚饭吃了七道菜，包括一只大龙虾，夜里睡觉还要梦见挨饿，一定是非常可怕的。”他笑了笑，不过眼睛里还是射出了和蔼的目光。

“唔，瑞德，我使劲跑啊，跑啊，找我要找的什么东西，就是找不着。躲在雾里，看不见。我知道，我要是能找到它，我就永远生活安定，再也不会受冷冻挨饿了。"“你是在找一个人，还是在找一样东西？"“我也不知道，我没好好想过，瑞德，你觉得我还会梦想上生活安定的地方去吗？"“不会的，"他边说，边捋了捋她那篷乱的头发。"我认为不会的。作梦不应该是这样作的。不过我认为你要是平时习惯于安定的生活，吃得饱，穿得暖，你就不会再作那样的梦了。思嘉，我一定使你过安定的生活。"“瑞德，你真好。"

“感谢您的照顾，太太，思嘉，我劝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对自己说：'我永远不会再挨饿了，我永远不会再有麻烦了，只要瑞德和我在一起，只要美国政府能维持下去，’"“美国政府？"她吃惊地问，随着就坐起来，脸上的泪珠还没有干。“过去联盟的钱现在已经变成了贞洁的女人，我用一大部分买了公债了。”“我的老天爷！"思嘉喊道，直直地坐在他腿上，刚才的噩梦也全然忘记了。"你的意思是说你把钱借给了北方佬吗？"“利息相当高啊！"

“百分之百的利息我也不管，你一定要马上卖掉。让北方佬用你的钱，亏你想得出。"“那我这钱怎么花呢？"他笑着问，这时他发现她已经不像刚才那样吓得睁着大眼睛了。“怎么--怎么花，你可以到五点镇去买地皮呀。我敢说，你那些足可以把整个五点镇都买下来也够了。"“谢谢你，可是我不想要五点镇。现在北方冒险家的政府真正控制了佐治亚，很难说会再发生什么大事。成群的秃鹰正从四面八方向佐治亚起来，我不想逃避，我要和他们周旋，你明白吗，做一个像样的投靠北方人的人就得么这干，不过我并不信任他们。我也不想把钱用买房地产，我愿意买公债，公债可以藏起来，房地产就不那么好藏了。”“你认为--"她问，因为她想起自己经营的木材厂商店，脸都发白了。

“我不知道。不过你用不着这么害怕，思嘉，新上任的州长是我的朋友。现在时局还不太稳定，我不想把很多钱投放在房地产上。"他把她挪到条腿上，微微向后一仰，伸手拿了一支雪茄点上，她两只赤脚悬空坐在那里，看着他棕色胸膛上的肌肉伸缩，就把害怕的事全忘了。“既然谈房地产，思嘉，"他说。"我打算盖一所房子，除可以强迫弗兰克住在皮蒂小姐的房子里，我可不行。一天到晚听她嚷嚷三回，我可受不了。还有，彼得大叔就是把我杀了，也不会让我住进神圣的汉密尔顿家的房子。皮蒂小姐可以请英迪亚.威尔克斯小姐和她同住，免得坏人来捣乱，咱们回到亚特兰大以后，先住在民族饭店的新婚套间里，等咱们的房子盖好了就搬过去。咱们离开亚特兰大之前，我就在跟他们讨价还价，准备买下桃树街那一大片空地，就是莱顿家旁边那块空地，你一定知道我说的地方。"

“啊，瑞德，这简直是太好了。我多么想有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呀。我要一所特大的。"“咱们总算在这件事上有了一致的看法，盖一所和这里的法式建筑一样的白灰墙、铁花栏杆的房子，好不好？"“唔，不好，瑞德，不要新奥尔良这种老式的房子。我要最新式的，我看到过一个图样，在--让我想一想--在我看一份《哈沪斯周报》上，是模仿一所瑞士ｃｈａｌｅｔ。"“一所瑞士什么？"“ｃｈａｌｅｔ。"

“哪几个字母？"她把这个词的读法告诉了他。“噢，"他一面说，一面捋了捋小胡子。“非常好看，斜度不同分成两段的屋顶上，上面有一溜栅栏，两头各有一个尖塔，是用彩色木瓦板盖的。尖塔上的窗户镶着红蓝琉璃。看上去可时髦了！"“我想回廓上还有锯齿形的栏杆吧？"“是埃"

“回廊屋顶的边上还有木头做的云形花饰垂下来，是不是？"“是的。你一定见过这么一所房子。"“我是见过--但不是在瑞士。瑞士人非常聪明，对建筑艺术更有独到之处，你真的要这样一所房子吗？"“啊，是呀！"

“我原来希望你和我结婚之后，能提高你的格调，你为什么不喜欢法式房子，或六根白柱子的殖民地式的房子呢？"“实话对你说吧，看上去过时的，俗气的，我都不想要，里面我要用红纸糊墙，用红天鹅绒做门帘。啊，我要有好多高级胡桃木家具，还要华丽的厚地毯，还要--啊，瑞德，当别人看了咱们的家，都会羡慕得脸以发青的。"“有必要让大家这样羡慕咱们吗？你要是高兴，可以让他们羡慕得脸色发青。不过，思嘉。你想过没有，现在大家都这么穷，咱们布置房子这样摆阔气，能算是格调高吗？"“我就要这样，"固执地说。“过去他们对我们那么刻薄那么看不起，现在我也不能让他们好受，我们要大开宴会，让全城的人后悔当时不该说那么多难听的话。"“可是谁会来参加我们的宴会呢？"

“当然是人人都会来的。"“那可不一定。这些保守派是宁肯死了也不认输的。"“唔，你这是说什么呀！你只要有钱，大家就一定喜欢你。"“南方人可不是这样，有钱的投机商要想进入上等人家的客厅，比驼穿眼还要难。至于投靠北方的人--我是说我和你，我的宝贝儿--要不是受到唾弃，就算走运了。不过你要是想试一试，我可以全部支持你，亲爱的，我也一定会为你所作的一切努力感到非常高兴，既然一再谈到钱，那就让我把话说清楚，家里过日子，买穿戴，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你要是喜欢首饰，也可以买，但是要由我来帮你挑选，你的格调太低了，我的宝贝。给韦德，爱拉，想买什么，你就买什么。要是威尔.本廷种棉花种得好，我也愿意资助，帮你卸掉在克莱顿区你那么喜爱的那个沉重的包袱。这可以说是很公平了吧？"“当然，当然，你是很慷慨的。"

“不过请你仔细听明白。一分钱也不能花在你那个商店上，一分钱也不能花你那劈柴厂上。"“唔，"思嘉说，脸也沉下来，在这蜜月期间，她一直在想找个理由提起这个话题，要一千块钱，再买五十英尺地，扩大木材厂。“我记得你老吹嘘，说自己是个开明的人，我做生意，别人有些什么议论，你全不在意，谁知你和所有的男人都一样，就怕人家说我当家。"“咱们巴特勒家谁当家，那是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疑问的。"瑞德慢条斯理地说。"傻瓜说些什么，我是不介意的。其实，我缺乏教养，现在有个能干的老婆，也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我想让你继续经营你的木材厂。这全给你的孩子们留着吧。等韦德长大以后，他会觉得不能让继父养活了，他就可以接过去，继续经营，但是无论是商店，还是木材厂，我一个钱都不给。”“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资助艾希礼.威尔克斯。"“你又来了，是不是？"“不是。是你要问原因。我就把原因告诉你。还有一件事，你不要以为可以在帐目上耍点花招，来蒙骗我，说你买衣服花多少钱，家里的开销要多少钱，结果却把钱拿去替艾希礼买骡子，或者再买一个木材厂，我要监督审查你的各项开支，什么东西多少钱，我都清楚。唔，不要以为我是在侮辱你，你非这样做不可。我对你是不会放松的。实际上，凡是涉及塔拉和艾希礼的地方，我都不会对你放松，塔拉倒还无所谓，艾希礼可一定要划在界线以外，我正在缓缓地驾驭着你，我的宝贝儿，可是你不要忘记，同样也是有马嚼子和马刺的。”

第四十九章

埃尔辛太太竖起耳朵听了听过道里的动静，她听见媚兰的脚步声逐渐消失在厨里，厨房里碟子和银器的碰撞声说明正在准备点心，她就回过头来悄悄地对在场的几位太太说起话来。当时这几位太太正在客厅里围坐在一起做活，针线筐子就搁在腿上。“就我个人而言，我现在不想，永远也不想去拜访思嘉，"她说，脸上高傲的神气显得特别冷酷。联盟赈济孤寡缝纫会的其他面员一听这话，都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拉了拉摇椅，凑得更近了。这几位太太早就想议论思嘉和瑞德，只是因为媚兰在场，不便开口，就在两天以前，这对夫妇从新奥尔良回来了。现在就住在民族饭店的新婚套间里。

“休说出于礼貌也要去拜访一下，因为巴特勒船长救过他的命，"埃尔辛太太继续说。”可怜的范妮也同意他的意见，说她也要去拜访。我对她说：'范妮，要不是思嘉，托米现在也还活得好好的。你要是拜访，这岂不是对死者的侮辱吗？'范妮没有头脑，竟然说：“我不是去拜访思嘉，我是去拜访巴特勒船长。他为救托米尽了力，没有救成，也不是他的过错过呀。'"“年轻人就是这样糊涂！"梅里韦瑟太太说。"真是的！还要拜访。"她曾劝思嘉不要和瑞德结婚。思嘉对她态度非常粗暴，她想起这件事，气得她那宽厚的胸脯一起一伏。”我们家的梅贝和你们家的范妮一样地糊涂。她说要和雷内一块儿去拜访，因为巴特勒船长出了力。雷内才没有被绞死，我说要不是思嘉出去乱跑，雷内根本就没有危险。梅里韦瑟爷爷也要去拜访他真是老糊涂了，竟然说即便我不去感谢，他也要感谢那个大流氓。我敢说，自从梅里韦瑟爷爷到沃特琳这狗东西那里去了一趟之后，就干起丢人现眼的现来了。还说去拜访呢！真是的！我可不去。思嘉真是作孽竟然嫁给这样一个人。他在战争期间做投机生意，刮我们的钱，让我们挨饿，真是坏透了。现在他又和北方冒险家和投靠北方的南方人勾结在一起，他还是--是那臭名远扬的布洛克州长的朋友呢--。还说要去拜访，真是的！”

邦内尔太太叹了一口气，她是个皮肤黝黑的胖女人，总是笑眯眯的。“他们只去拜访一次，为了礼貌嘛，多丽，我不想责怪他们。听说那天晚上参加活动的人都想去拜访他，我觉得这也是应该的，不知怎的，我总难以想像思嘉是她母亲的孩子。我在萨凡纳和她母亲爱伦.罗毕拉德是同学。当时没有比她更可爱的姑娘了，我跟她也很要好。当时她想嫁给菲利普.罗毕拉德，她父亲要是不反对就好了。其实那孩子也没有什么不好--年轻人难免干些荒唐事，可是后来爱伦就不得不和奥哈拉老头儿逃走了，结了婚，生了思嘉这么一个女儿。真的，看在爱伦的份上，我也得去拜访他们一次。"“婆婆妈妈的，简直是胡扯！"梅里韦瑟太太婆呼呼地说。“基蒂.邦内尔，丈夫死了刚一年就又嫁人了，这样一个女人，你也要去拜访吗？这个女人--"

“肯尼迪先生实际上也是她杀害的，"英迪亚插言说。她的语调冷淡而尖刻。她一想到思嘉，就想起斯图尔特.塔尔顿，就连礼貌也顾不上了。“肯尼迪先生还没死的时候，我就总觉得她和那个叫巴特勒的人有特殊关系，一般人没注意就是了。"几位太太一听这话，特别是听一位老处女说这样一件事，都感到非常惊讶。她们惊魂未定，媚兰就在门口出现了。她们刚才专心致志地在那里叽咕议论，没有听见媚兰轻盈的脚步，现在看见女主人站在面前，她们就像小学生咬耳朵，被老师当场抓住了一样。媚兰的脸色一变，她们不但惊愕，而且害怕了。她生气是理所当然的。她气得满脸通红，温柔的眼睛冒起火来，鼻翅也不停地颤抖。过去谁也没有见媚兰生过气。在场的人谁也没想到她也是会生气的。她们都很喜欢她，但是她们都认为她是一个最温柔最随和的女人，尊敬长辈，从来不谈个人的看法。“你怎么敢这这样的话，英迪亚？"她用颤抖的声音小声说，"你这样妒忌，会走到哪一步田地呢？真可耻！"

英迪亚的脸色变得煞白，头倒还抬得高高的。“我说的话，决不收回，"她的话很简短，但心情极不平静的。“我妒忌吗？"她问自己。她想到斯图尔特.塔尔顿，想到霍妮和查尔斯，难道她没有理由妒忌思嘉吗？难道她没有理由恨她吗？特别现在她怀疑思嘉已经设法使艾希礼落入了她的罗网。她想：“关于艾希礼和你那宝贝思嘉，我还有许多话要对你说。"英迪亚一方面想保持沉默，借以保护艾希礼，一方面又想把自己的一切怀疑告诉媚兰，告诉所有的人，借以把艾希礼解脱出来，她还在犹豫不决。她要是一说出来，就会迫使思嘉彻底放弃她对艾希礼的控制。不过现在时机还没有成熟。因为她还没真其实据，只怀疑而已。

“我说过的话，决不收回，"她又重复说。“那么，值得庆幸的是你不再和我们一起过日子了，"媚兰语气非常冷淡地说。英迪亚一听这话，马上站起来，发黄的面孔海涨得通红。“媚兰，你--你是我的嫂子--不会为了这件小事和我争吵吧--"“思嘉还是我的嫂子呢，"媚兰说，她和英迪亚互相瞪着眼，好像陌生人一样。“而且对我比亲姐妹还要亲。我从她那里得到的好处。你能这么容易就忘了，我可一辈子忘不了。围城的时候，她一直陪着我，而她本来是可以回家去的，当时就连皮蒂姑妈都跑到梅肯去了。北方佬眼看就到亚特兰大了，她还亲自张罗为我接生。而且不辞劳苦地把我和小博送到塔拉，她当时完全可以把我丢在这里的一所医院里，让北方佬把我抓去。她照料我，给我喂饭，而她自己又累又饿。因为我身体不好，又有病，我睡的是塔拉最好的床垫。后来我能走路了，仅有一双像样的鞋也给我穿上。她为我做的这些事，英迪亚，你忘了，我可忘不了。后来艾希礼回来了，生着病，心灰意懒，无家可归，口袋里一文钱也没有，她像姐姐一样收留他。后来我们觉得非去北方不可，而又舍不得离开佐治亚，这时候又是思嘉出来，让他经营木材厂。巴特勒船长还救了艾希礼的命，这也是他的一片好心，人家又不欠艾希礼什么情分。所以感激他们，既感激思嘉又感激巴特勒船长。而你，英迪亚！你怎么能忘了思嘉对我和艾希礼的好处呢？你怎么能把你哥哥的生命看得无足轻重，反而用恶言中伤救过他命的人呢？你就是在巴特勒船长和思嘉面前下跪，也不为过呀。"

“得了，媚兰，"梅里韦瑟太太用尖刻的语调说，这时她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别这样对英迪亚说这些。"“你说思嘉的那番话，我也听见了，"媚兰说，她转过身来对付这位胖老太太，神气就像一个参加格斗的人，刚从一个倒下的对手身上拔也剑来，又猛烈地朝另一个对刺去。“还有你，埃尔辛太太。你们那些可爱的脑袋瓜里对她是怎么想的，我不管，因为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但是你们在我家里议论她，或者让我听见，我就得管。可是你们怎么会有那样可怕的想法呢，而且还说得出来？难道你们的丈夫就那么不值得爱护，你们愿意让他们活着，宁愿让他们死掉。对于救了他们的人，对于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他们的人，你们就一点也不感激吗？事实真相要是一暴露，北方佬当时很可能就认为他也是三Ｋ党的成员了。那样，他们就会把他绞死。然而他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你们家里的人。他救了你公公，梅里韦瑟太太，还救了你的女婿和两个侄儿。邦内尔太太，他救了你的兄弟；埃尔辛太太，他还救了你的儿子和女婿。你们这一帮忘恩负义的人！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道歉。"埃尔辛太太站起来，顺手把活计塞到筐里，嘴唇紧闭，显出很坚决的样子。

“真没想到你也这么没有教养，媚兰--我决不道歉。英迪亚说得对。思嘉是个轻浮放荡的女人。我不会忘记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也不会忘记她有了几个钱之后，做起事来有多么下贱--"“我真正不会忘记的是，"媚兰打断她的话，握起两只小拳头插在腰间，说，“她不让休管木材厂了，因为他太无能。"“媚兰！“大家一起发出了抱怨声。埃尔辛太太把头一扬，朝门口走去。她抓着门把，停住脚步，转过身来说：“媚兰，”她的语气变得温和了，"亲爱的，这件事让我太伤心了。我是你母亲最要好的朋友，是我帮着米德大夫把你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我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要是为了什么要紧的事，你这样说倒也罢了。可是我样说的是思嘉.奥哈拉这样一个女人，她马上就会坑害你，就像对待我们一样—-"

埃尔辛太太开始说这番话时，媚兰的眼睛还有些湿润，等这位老妇人说完，媚兰的脸色反而显得坚定了。“请各位注意，"她说，"如果谁不拜访思嘉，谁就永远不要再来看我。"大家一听这话，顿时嚷嚷起来，混乱之中，她们站起身来。埃尔辛太太把针线筐往地上一扔，走了回来，假发也歪到一边去了。“这我不干！"她说。"这我不干。你是发昏了，媚兰，不过我不责怪你。你我仍然是朋友，不能让这件事影响咱们的关系。"她说着说着哭起来。不知怎的，媚兰也在她怀里哭起来了，不过她还抽抽搭搭地说她刚才的话是当真的，还有几位妇女也放声大哭。梅里韦瑟太太一边用手绢语着脸痛哭，一边把埃尔辛太太和媚兰都搂起来了，皮蒂姑妈原来只是呆呆地在一旁看着，这时忽然瘫在地上。她过去也常晕倒，有时是真晕倒，这一次可的确是晕倒了。有人哭泣，有人亲吻，有人忙着找嗅盐，有人跑着去拿白兰地，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只有一个人脸色沉静，两眼不湿。英迪亚.威尔克斯趁着无人注意，溜走了。

过了几个钟头，梅里韦瑟爷爷在时代少女酒馆见到亨利.汉密尔顿叔叔，就把他从儿媳妇那里听来的上午发生的事，津津有味，一五一十地述说了一遍。现在总算有个人能镇住他那凶狠的儿媳，他自己可没那勇气。“那么这一伙没有头脑的傻瓜最后打算怎么办呢？"亨利叔叔不耐烦地问。“我也说不清楚，"梅里韦瑟爷爷说：“不过据我看，这场争论，媚兰没怎么费劲就占了上风。我敢说，她们都会去拜访的，至少也得去一次。你那侄女，大家是很看重的，亨利。"

“媚兰是个傻瓜，倒是另外那些女人说得对。思嘉是个滑头女人，不知道查尔斯当时怎么会娶她做老婆，"亨利叔叔闷闷不乐地说。"不过媚兰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巴特勒船长救的所有的人，是应当和家属一起去拜访，要不就太不像话。说实在的，我对巴特勒并不怎么反感。那天晚上他像个男子汉救了我们的命，思嘉才是眼中钉，肉中刺。这个女太聪明，反而害了她自己。反正我是要去拜访他们的。管他是不是投靠了北方佬，思嘉总还是我的侄媳妇。我想今天下午就去拜访他们的。"“我和你一块儿去，亨利。多丽要是听说我去了，非得发疯不可。等我再喝一杯就走。"“别喝了，咱们去喝巴特勒船长的酒吧。说句公道话，他那里总是有好酒喝的。"

瑞德早就说那顽固派是不会认输的，他这话还真都说对了。有些人来拜访他们，他知道这是没有什么意义，他也知道他们为什么来看他们。参加三Ｋ党那次不成功的行动的人，他们的家属起初是来拜访过，但是很明显，后来就很少来了。而且他们也不邀请瑞德.巴特勒夫妇到他们家里去做客。瑞德说，这些人要不是怕冒犯媚兰，是不会来看望他们的。他为什么会这么想，思嘉也不知道，只觉得这个想法很无聊，也的确是很无聊。因为思嘉为什么能影响埃尔辛太太和梅里韦瑟太太这样的人呢？他们来过一次就不再来了，思嘉并不怎么在意，其实，她几乎就没有发现，因为他们这套房子里常常挤满了另一种类型的客人。期住在亚特兰大的本地人管他们叫"外来户，"这还不是最客气的称呼呢。民族饭店里住着很多"外来户"，他们和瑞德和思嘉一样，也是因为自己的房子还没盖好。他们既活跃，又很阔气，很像瑞德在新奥尔良结交的那些朋友。他们的衣服很考究，花起钱来大手大脚，至于来历，就不清楚了。这些人之中，男的都是共和党人，都是"因与州政府有关的公务而到亚特兰大来的。"究竟是什么有关的公务，思嘉既不知道，也不想费心思去了解。

其实瑞德可以把确切的情况告诉她--他们所要干的和秃鹰对快死的动物所要干的是一样的。他们从远处闻到死亡的气味，就一下子聚到这里来，准备饱餐一顿。佐治亚靠本州的百姓管理自己的局面已不复存在，这个州已陷于瘫痪，于是冒险家便蜂拥而来。瑞德认识的投靠北方的人和北方来的冒险家，他们的太太们成群结队地来拜访，有些”外来户"为了盖房了，从思嘉这里买过木料，也前来拜访。瑞德说，既然在生意上和她们打过交道，就要接待她们。接待她们时，她们都穿着漂亮的衣服，从来不谈论那次战争，也不谈论艰苦的生活，谈话内容限于时髦衣服，风流韵事，和怎样打惠斯特桥牌。思嘉觉得和她们在一走很愉快。思嘉从来没有打过牌，打起这种牌来很感兴趣，没有多久就打得很不错了。只要她待在饭店里，总有一帮牌友聚集地她那里。不过近来她忙着盖新房，并不常在饭店里，顾不上招待客人了。近日来，她并不在意是否有人来访她想把社交活动推迟一下，等到房子盖好以后，她就成了亚特兰大最大的一所住宅的女主人，就可以主持全城规模最大的宴会了。

天气渐渐温暖了，她一天天看着她那红石头灰木瓦板的住宅不断增高，显得非常壮观，比桃树街上任何其他住宅都要显眼。她把商店和木材厂全忘了，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地上，一会儿跟木匠争吵，一会儿和石匠顶嘴，催促承包人尽快完工。墙很快就起来了，她满意地想：这所房子盖好以后，要比全城所有的房子都大，都好看。甚至比附近的詹姆斯公馆还要气派，这座公馆不久以前刚被买去做布洛克州长的官邸了。州长的官邸，栏杆和屋檐上都镶着锯齿状的花边，但是思嘉的住宅装饰着复杂的云形花样，使州长的官邸就大为逊色。官邸里有一间舞厅，但是和思嘉住宅里占了整个三层楼的大厅相比，简直就像是个台球桌了。实际思嘉的住宅在各方面都要超过州长的官邸，超过全城任何一所房子。它圆顶多，塔楼多，尖塔多，阳台多，避雷针多，彩色玻璃窗更是多得多。房子四周都有回廊，四面各有一溜台阶，与地面相通。院子宽大，绿草如茵，几条扑素的铁凳散落在各处。一座铁制凉亭，按照时髦的叫法"格子堡，"人家向思嘉作过保证，一定是纯粹哥特式的。院子里还有两只铁兽，一只是牡鹿，一只是大狗，和设得兰矮种马差不多大校这个新家这样大，这样华丽，为了追求时髦，使个室内光线昏暗，韦德和爱拉搬进来之后有些不大适应，惟有院子里这两只铁兽使他们感到高兴。

房子里的所有陈设完全是按照思嘉的意思布置的。满屋里都铺着厚厚的红地毯，门上挂着红色天鹅绒门帘。黑色的胡桃木家具，样子也是最新式的，擦得特别亮，连一寸光滑木头也不留，全要刻上花纹。马毛呢做的坐垫非常滑，太太小姐们坐在上面必须很小心，生怕从上面滑下来。墙上到处挂着镶着镀金框子的大镜子小镜子--正如瑞德无意之中说的那样，这里的镜子和贝尔.沃特琳那里的镜子一样多。镜子之间也有些钢版印制的版画，镶着大框子，有的达八英尺，是思嘉从纽约专门定做的。墙上糊着华丽的深色壁纸，天花板很高，但屋里总是很暗，因为窗子上挂着降紫色长毛绒窗帘，几乎把阳光全都遮住了。

总而言之，这所房子使所有的人看了惊叹不已。思嘉踏在柔软的地毯上，或躺在羽绒床上，就像掉进安乐窝里一样，想起在塔拉的时候，那冰凉的地板，那稻草铺的床铺，这时极为心满意足了。她觉得这是她见过的最漂亮、陈设最讲究的一所房子，但是瑞德却说这是一场恶梦。不过只要她喜欢，就让她尽情地住在这里吧。“一个对我们毫不了解的陌生人，一看这所房子，就会知道它是用不义之财盖起来的。“瑞德说。"你知道，思嘉，常言说得好：斜路上来的钱，去路不正。这所房了正好说明了这个道理。只有投机商才会盖这样的房子。"但是思嘉沉浸在骄傲和幸福之中，只想新居里完全安顿下来之后怎样招待客人，听了瑞德的话，只是顽平地拧了一下他的耳朵，说：“别胡扯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现在她也知道了，瑞德总爱奚落她，要是认真听他那些挖苦人的话，就会觉得扫兴。要是跟他计较，就得跟他吵，而思嘉并不想跟他吵，而思嘉并不想跟他交锋，因为她总是要输的。因此几乎他说什么她都不在乎，非听不可的时候，也只当是句玩笑话。

至少有一段时间，她就是么干的。蜜月期间，和住在民族饭店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在一起生活得很融洽。可是他们刚搬进新居，思嘉刚交了几个新朋友，他们就开突然激烈地争吵起来。每次争吵的时间都不长，因为和瑞德争吵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他对她的激烈言词总是采取冷漠的态度，等待时机，冷不防，给她一下子。她吵啊，嚷啊，瑞德则不这样。他只用毫不含糊的言词评论她本人，她的活动，她的房子，她的新朋友。他有些意见不同一般，她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当作玩笑话。

比如，她想摘掉原来的招牌，"肯尼迪百货商店，"换一块更吸引人的招牌，于是就让他起个名字，其中一定要包括emporium这样一个词。瑞德建议用Caveat Emptoirum这个招牌，还向她保证，说这个招牌对店里卖的东西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她也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而且也让人去做招牌去了，当听见艾希礼.威尔克斯把真实意思给她翻译出来量，她气得不得了，瑞德则大笑一阵。

再比如他怎样对待嬷嬷。嬷嬷寸步不让，始终认为瑞德是披着马鞍的骡子。她对瑞德很客气，但很冷淡，她总是答他"巴特勒船长，"从来不称他"瑞德先生"。瑞德送给她红裙子，她也没有屈膝行礼，而且也不穿这条裙子。她尽量不让他看见爱拉和韦德，虽然韦德很喜欢瑞德叔叔，瑞德显然也很喜欢这孩子。可是瑞德不但没有辞退嬷嬷，或者对她特别厉害，反而对她极为尊重，比对思嘉新近结交的太太小姐们客气得多。实际上，比对思嘉本人还要客气。他总要得到嬷嬷的允许，才带着韦德去骑马，总要先征求她的意见，才给爱拉买娃娃。而嬷嬷对他却不怎么客气。

思嘉觉得瑞德应该对嬷嬷严厉些，这样才符合一家之主的身份，而瑞德只是笑一笑，说嬷嬷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有一次，他把思嘉惹火了，因为他冷冷地说几年以后，民主党人要重新掌权，共和党的统治要在佐治亚州倒台，到那时候，他就该替她后悔了。“等将来民主党人有了自己的州长，自己的州议会，所有你新结交的这些庸俗的共和党朋友就全得倒台，再重操旧业，开酒吧，倒污水，他们也只配干这样的营生。你就会孤零零一个人，处于危险的境地，既没有民主党的朋友，也没有共和党的朋友。唉，这都是将来的事，现在不必担心。"思嘉听了，大笑起来，她是笑得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布洛克在州长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州议会里已经有了二十七个黑人，佐治亚州有数千名选民有了选举权。“民主党人永远不会重新上台了。他们只会刺激北方佬，这就只能推迟他们重新上台的时间。他们就会夸夸其谈。晚上出去搞什么三Ｋ党的活动。"

“他们会回来的。我了解南方人。我了解佐治亚人。他们很坚强，很倔犟。如果非得再打一仗，才能重新上台，他们就会再打一仗。如果需要北方佬那样花钱收买黑人的选票，他们就会钱收买黑人的选票。如果需要像北方佬那样让一万名死人参加选举，那么佐治亚州每一个公墓里的每一具尸体都会到投票站去。在我们的好友鲁弗斯.布洛克的仁政之下，情况会非常糟，佐治亚很快就要把他赶走了。"“瑞德，话不要说得这么难得！"思嘉大声说。"听你这么说，好像我不希望民主党重新掌权似的！而你明明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我是喜欢他们回来的。难道你以为我愿意看着这些兵神平地在这里走来走去，使我想起--难道你以为我愿意--唉，我也是个佐治亚人呀！我希望看到民主党人重新上台。可是他们老也不上台。即使他们上了台，对我的朋友会有什么影响呢？他们的钱还是他们的，对不对？”“那就得看他们能不能存住钱了。看他们现在这样子，我怀疑他们的钱最多只能留过五年。真是来得容易，去得快呀。他们的钱对他们不会有什么好处。正如我的钱也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一样。它肯定还没有把你变成一骑马，是不是，我可爱的小骡子？"

最后这句话引起了一场口角，他们吵了好几天。思嘉绷着脸，不说话，显然是要求瑞德向她赔不是。这样过了四天之后，瑞德到新奥尔良去了，把韦德也带去了，嬷嬷对这件事是反对的。他一直待到思嘉的怒气消了才回来。不过瑞德不肯屈服，依然使她感到难受。

瑞德从新奥尔良回来时，心平气和，思嘉也就尽量强压着怒火，暂时把这件事置诸脑后，留待将来再考虑。她现在根本就不想在令人不快的事情上费心思。她只希望快活，因为她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在新居里举行规模极大的晚宴，要用棕榈树装点起来，还要请一支弦乐队。四周的回廊全要用帆布遮起来，那各式小吃使她想一想都要流口水。她在亚特兰大所有认识的人都要请，包括所有的老朋友和度蜜月回来后认识的所有那些漂亮的新朋友。准备这次宴会，使她感到兴奋，在大部分时间里，她忘了瑞德那些刺耳的话。要她考虑怎样办这次宴会的时候，她感到快活，她感到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快活。

啊，有钱真好，真有意思！开宴会可以不计算花销！买最贵的家具、衣服、和食品，也可以不考虑怎样付款！可以把数额相当大的支票寄给查尔斯顿的波琳姨妈和尤拉莉姨妈，寄给塔拉的威尔，这多么开心呀！啊，那些妒忌人的糊涂虫竟然违心说钱无所谓！瑞德还说钱没给她带来什么好处，真叫人不可思议！

思嘉向在亚特兰大的所有的朋友发出了请贴，老朋友，新朋友，比较熟的，不太熟的，甚至她不喜欢的，都请到了。就连梅里韦瑟太太，她上民族饭店去拜访思嘉的时候简直可以说是粗暴无礼，还的埃尔辛太太，她的态度冷若冰霜，也都没有排除在外。她还邀请了米德太太和惠廷太太，虽然她明明知道她们都不喜欢她。也明明知道她们参加这样体面的聚会，没有像样的衣服可穿，会感到尴尬。因为思嘉这次温居大聚会，一半是宴会，一半是舞会，当时管这样的晚间聚会叫“大聚会"，亚特兰大还从未见过这样盛大的聚会呢。到了那天晚上，大厅里和帆布遮起来的回廊上挤满了客人。他们喝着她用香槟配制的香甜饮料，吃着她的小馅饼和奶油牡蛎，随着乐队演奏的乐曲跳舞，乐队前面整整齐平地摆着一排棕榈和橡皮树。但是瑞德称之为"老团兵"的人，除了媚兰我艾希礼、皮蒂姑妈、亨利叔叔、米德大夫夫妇，梅里韦瑟爷爷之外，别人都没有来。“老乡团"有许多人来参加这次"大聚会”是经过一番犹豫之后才决定的。有的人是看了媚兰的态度才接受邀请的。有的人是因为觉得瑞德救了他们的命，或救了他们的亲属的命，而接受邀请的。然而就在宴会的前两天，有一条谣言在亚特兰大传开了，谣言是布洛克州长也受到了邀请。"老团兵"表示反对，寄来了一大摞明信片，说他们不能接受思嘉的善意邀请，感到遗憾，为数不多的几位老朋友虽然来了，可是州长一到，他们感到尴尬，就毫不犹豫地退席了。

思嘉看到这些情况，既惊讶，又气愤，觉得这次宴会是完全失败了。多么排场的"大聚会"呀！她精心安排了这次活动，想让大家看一看这了不起的场面。可是老朋友只来了那么几个，老对头则一个也没来。天亮的时候，等客人都走完时，她恨不得大哭大闹一番，可是又怕瑞德哈哈大笑，怕看他那转个不停的黑眼睛，因为他虽然没有说，却流露出这样的意思：“我早就告诉你了嘛！"所以她只好强压住怒火，极力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第二早上，她就对媚兰一个人大肆发作起来。“你真让我下不来台，媚兰.威尔克斯，你还让艾希礼和那些人一块让我下不来台。你要是不拉着他们走，他们不会那么早就走的。唉，我看见你了！我正要把布洛克州长带过来，介绍你们，你就像兔子一样跑掉了。"

“我想他不会--我想他不可能真来参加，"媚兰不高兴地回答说。"虽然大家都说--"“大家？这么说来，大家都在背面叽叽咕咕议论我，是不是？"思嘉气愤地嚷道。"你是不是你要是事先知道州长要来参加，你也和他们一样，根本就不来了？"“是的，"媚兰两眼看着地板，低声说。"亲爱的，在那种情况下，我是不能来的。"”你真行啊！原来你也会和他们一样，让我下不来台呀！"“唔，别这么说，"媚兰非常难过地说。"我不是有意伤你的心。你就是我的姐姐，亲爱的，是我的亲兄弟查理的妻子，我--"

她怯生生地把一只手搭在思嘉胳臂上。可是思嘉一下子把它甩开了，恨不得自己也能像父亲杰拉尔德那样，生气气来大发雷霆。但是媚兰也不示弱。瘦削的肩膀挺了挺，顿时显出一副庄重的神气她两眼盯着思嘉那双愤怒的绿眼睛，虽然和她那略带稚气的面孔和她的身材有些不相称。“对不起，亲爱的，让你伤心了，但是布洛克，或者任何一个共和党人，或者任何投靠北方的人，我都不能见。我不但在你家里不见他们，在别处也不见他们。既或我不得不--我不得不"--媚兰往四下里扫了一眼，想找一个最重的词儿--"既或我不得不显得粗暴无理，我也不见他。"“你是指责我的朋友们吗？”

“不是，亲爱的。不过他们是你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你是指责我不该把州长请到家里来吗？"媚兰无法回避了，但她仍旧盯着思嘉的眼睛，毫不动遥"亲爱的，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有道理的，我喜欢你，信赖你，我是不会指责你的。谁要是指责你，让我听见，我就不答应。不过，思嘉呀！"突然间，激动的话语脱口而出，滔滔不绝，声音不大，里面却包含着无法消除的恨。"难道你忘了这些人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吗？亲爱的查理死了，艾希礼的身子垮了，'十二橡树'村烧了，难道你忘了吗？唔，思嘉，你打死的那个家伙，他手里就捧着你母亲的针线盒，你总没有忘记吧！谢尔曼的队伍开到塔拉，把咱们的内衣都偷走了，他们还想把房子烧掉，还真的拿我父亲的战刀耍弄了一番，你也不会忘记吧！思嘉呀，这些人抢过我们，折磨过我们，还让我们挨过饿，带给我们这么多灾难，可你把这些人请来参加你的宴会了！就是这些人他们使得那些黑鬼对我们那么神气，他们抢走了我们的财物，不让我们参加选举。我忘不了，永远也不想忘掉这一切。我不会让我的小博忘记这一切，我还要教我的孙子痛恨这些人，如果上帝让我活下去，我还要教我孙子的孙子痛恨这些人。思嘉，你怎么能忘记呢？"媚兰说到这里，停下来喘一口气，思嘉注视着她，看到媚兰感情强烈，声音颤抖，使她感到吃惊，把她的怒气驱散了。

“你以为我是傻瓜吗？"她不耐烦地问。"我当然记得！可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媚兰，我们要尽量利用现有的条件，现在我就是在这么干。布洛克州长，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共和党人，如果我们善于跟他们打交道，是能够给我们很大帮助的。"“比较好的共和党人是没有的，"媚兰斩钉截铁地说。"再说，我也不想尽量利用现有的条件，我也决不愿意让他们帮助，如果这指的是北方佬。”“我的天哪，媚兰，干吗要赌气呀？”“啊！"媚兰说，显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样子。"看我说了些什么，思嘉，我本来并不想使你伤心，也不想指责你，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人人都有权保持自己的想法。亲爱的，你听我说，我是爱你的，而且你也知道我爱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我也不会改变对你的态度。你也还是爱我的，是不是？我没有让你恨我吧？思嘉，咱们俩要是有什么不和，我可受不了--咱们毕竟是同舟共济，一起过来的呀？说声没关系吧。"“快别胡说了，媚兰，你真会小题大作，"思嘉不满地说，但是媚兰轻轻地用手搂住了她的腰，她没有再甩掉。

“行了，我们又和了，"媚兰愉快地说，不过她又悄悄地补充说，"亲爱的，我希望咱们还和过去一样，互相看望。共和党人和投靠北方的人哪一天来看你，你只要告诉我一声，我待在家里就是了。"“你来不来，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思嘉说着，戴上帽子，气呼呼地回家去了。媚兰脸上露出伤心的样子，这使得思嘉觉得她那受到损害的虚荣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首次宴会之后，一连几个星期，思嘉感到要对大家的看法装作根本无所谓的样子是很困难的。除了媚兰、皮蒂姑妈、亨利叔叔和艾希礼之外。老朋友既不来看她，也不邀请她去参加他们的小型聚会，这使她大惑不解，而且非常难过。难道她没有尽量捐弃前嫌，并且向他们表示，虽然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进行恶意中伤，她对他们并无恶感吗？他们应该清楚，她和他们一样不喜欢布洛克州长，对他笑脸相迎，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些糊涂虫！要是人人都对共和党人笑脸相迎，佐治亚州很快就可以摆脱她现在所处的这种困境。

她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她和过去的生活、昔日的朋友之间的脆弱的联系，已经一下子节断了，永远接不起来了。即使媚兰出来运用她的影响，也无济于事了。何况媚兰又惊讶，又伤心，虽然忠贞不渝，也不想帮着恢复那种关系了。即使思嘉想再像以前那样生活，和老朋友打交道，现在也已经不可能了。全城都对地板起了面孔，和花岗石一样硬，人们把对布洛克政权的恨，也全落到了她的身上，这种恨里面没有多少火气，但是非常冷酷，难以消逝，思嘉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敌人拴在一起，无论她的出身和家庭背景如何，她现在都要算是变节分子、黑人的支持者、叛徒、共和党人--还要算是一个投靠北方的人。

思嘉痛苦了一阵子之后，便收起了她那假装无所谓的样子，而露出了真面目。她这个人从来不会对人们的所做作的有过多的考虑，也不会因一件事做不成而期闷闷不乐。没有多久，梅里韦瑟、埃尔辛、惠廷、邦内尔、米德和其他人家对她有什么看法，她就置之不顾了。至少还有媚兰带着艾希礼来看她，而艾希礼是了重要的一个人。亚特兰大还有一些别的人是愿意来参加她的宴会的，这些人比那些思想保守的老家伙随和得多。她什么时候想大宴宾客，就可以发出邀请，这些客人和那些反对她的思想僵化的老糊涂相比，心情愉快得多，衣服也漂亮得多。

这些人都是不久前才来到亚特兰大的。她们有的最瑞德的朋友，有的在那些神秘的活动中和他有联系。他向思嘉提到这些活动时就说：“做生意而已，我的宝贝。"客人之中有的是思嘉住在民族饭店时认识的一对一对夫妻，有的是布洛克州长任命的官员。

现在和思嘉交往的有各式各样的人。盖勒特夫妇曾在十几个州里居住过，而且每次都是因为他们的勾当被发觉而仓促离开的。康宁顿夫妇在离这里很远的某一个州里曾和又伤“自由人局"有联系，从无知的黑人身上赚了很多钱，而他们是应当保护这些黑人的。迪尔夫妇曾把"硬纸板"鞋实给联盟政府，战争的最后一年不得不到欧洲去躲了起来。亨登夫妇在许多城市的警察局里挂了号，但又常常在投标中获胜，得以和州政府签合同。卡拉汉夫妇是靠开赌场起家的。现在正利用州政府的钱修建并不存在的铁路，来进行更大规模的赌博。弗莱厄蒂夫妇１８６１年以一分钱一磅买下的盐，１８６３年涨到五角钱一磅，因而大发横财。巴特夫妇战争期间曾在北方某大城市开过一家最大的妓院，现在也在北方冒险家的社交界进进出出。

现在和思嘉来往密切的就是这样一些人，但是参加她的大型宴会的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有一定的修养，许多人有很好的家庭背景。除了冒险家先生们之外，有些资产的人也从北方来到亚特兰大，因为他们看到在这重建与发展的时期，这里的生意是源源不断的。北方有钱的人家把年轻的儿子送到南方，让他们在新的地区进行开拓。北方的军官退役之后就在他们浴血奋战攻下的这座城市里定居了。起初，他们人生地不熟，很愿意应邀参加又阔又好客的巴特勒太太举行的豪华宴会，但是不久他们就逐渐退出她的圈子。这些善良的人们只要与那些冒险家们和冒险家政权稍一接触，就会像佐治亚州的本地人一样憎恶他们。许多人加入了民主党，比南方人还像南方人。

还有一些格格不入的人依然留在思嘉的圈子里，只是因为他们到哪里都不受欢迎。他们很愿意到老乡团的安静的客厅里去做客，可是老乡团是不会请他们去。这些人里面有一些是北方来的女教师，她们到南方来，目的是教育黑人，教育投靠北方的南方人，这些南方人本来都是不错的民主党人，南方投降以后，成了共和党人。不现实的北方来的女教师，和投靠北方的南方人，很难说得清楚，这两种人哪一种更为亚特兰大的本地人所痛恨呢？不过人们可能更加痛恨第二种人。至于北方来的女教师，人们说：“哦，北方佬喜欢黑人，你对他们能有什么指望呢？他们当然觉得黑人和他们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为了个人利益而加入共和党的佐治亚人来说，就没有什么借口了。“我们能挨饿。你们也应该能挨饿，"这就是老乡团采取的态度。许多人过去在联盟的队伍里当过兵，知道家里缺衣少食的人多么害怕，因此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过去的战友，如果他们是为了让家人得以糊口而改变了自己的政治面目。老乡团的女眷则不然，这些女人是社会首领的坚定不移后盾，在她们心目中，事业虽然失败了，现在却比鼎盛时期更强大，更亲切。现在它成了崇拜的对象。和它有关的一切都成为神圣的了。比如为它而献身的死者的坟墓，打仗的战场，破碎的战旗，交叉着挂在大厅里的战刀，褪了色的前线来信。参加过战斗的老战士，等等。这些女人对先前的敌人决不帮助，不接待，不留宿，现在思嘉也被划到敌人里边去了。

在这个由形形色色的人出自政治形势的需要而结合在一起的社会里，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钱。他们之中，许多人在战前从来没有在手里一次拿过二十五块钱，现在却恣意花钱，其奢侈程度在亚特兰大是前所未有的。在政治上，共和党人掌权，亚特兰大进入一个浪费和讲排场的时期，庸俗与罪恶被表面上的文雅微微地遮掩着。很富的人和很穷的人之间差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明显。居高位者对不幸运的人毫不关心。黑人当然除外。他们的一切都一定是最好的：最好的学校，最好的住宅，最好的衣服，最好的娱乐，因为他们掌握着政权，每一张黑人选票都是起作用的。至于新近陷于贫困的亚特兰大，他们可以挨饿，或者栽倒在大街上，刚刚富起来的共和党人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在这庸俗的浪潮中，思嘉处于领先的地位，她刚结了婚，打扮得花枝招展，又有瑞德的钱做坚强的后盾。当时的情况是合乎她的口味的：人人都毫不掩饰地炫耀自己，妇女的衣着过于华丽，家里的陈设都过于讲究，珠宝太多了，马匹太多了，食品太多了，威士忌太多了。思嘉有时也静下来想一想，她知道如果严格地用母亲爱伦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她新近结交的这些女人都不是正经人。但是自从很久以前，她在塔拉站在客厅里，决心做瑞德的情妇以来，已经屡次违反母亲爱伦的上等人的标准，所以现在也就觉得良心上过不去了。

严格说来，这些新朋友也许不能算是先生和女士，但是他们和瑞德在新奥尔良交的朋友一样，都是很有意思的人。这些人比她以前在亚特兰大认识的性情压抑、喜欢读莎士比亚，常去教堂的那些朋友，有趣得多了。除了度蜜月时那段短暂的时间外，她很久没有感到乐趣了。也很长时间没有安全感了。现在生活安定了，她想跳舞，她想玩，她想放荡，她想大吃大喝，她想穿绸缎，她想睡在柔软的羽毛床上，或坐在舒适的沙发上，这一切她都做到了。瑞德全让她由着性子干，并且觉得很有趣，她现在也摆脱了幼年时代的束缚，甚至摆脱了受穷的顾虑，于是她就要实现她过去常常抱有的一种奢望了，这奢望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不赞成，就叫他见鬼去。

思嘉完全陶醉了，她的心情与赌徒、骗子、彬彬有礼的女冒险家、一切靠耍心眼儿制胜的人一样，这种人活在世上，对于有组织的社会来说，简直是一种耻辱。思嘉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那种傲慢的态度已经快膨胀得无边无际了。思嘉对待新结识的共和党人和投靠北方的人也是蛮横无礼的，但是她对北方驻军的军官及其家属比对任何其他人都更为粗暴，更为傲慢。流入亚特兰大的，有各式各样的人，唯有军人，她是既不接待，也不欢迎的。她甚至故意显得对他们不礼貌。蓝军装意味着什么，不光是媚兰一个人不会忘记。对思嘉来说，那军装和那金黄色的钮扣永远意味着围城的恐怖气氛，逃难的可怕经历，意味着掠夺，焚烧，意味着极度穷困的生活和在塔拉的艰苦劳动。现在她有钱了。而且结交了州长和许多显要的共和党人，社会地位稳固了，就有资本对每一个穿蓝军装的人无礼了，她的确对他们无礼了。瑞德一有次漫不经心的对她说，在他们家聚会的男客中，大部分人不久在前还穿着蓝军装。思嘉却反驳说，北方佬只要不穿军装，就不像是北方佬了。瑞德答道：“你真固执得可爱，"耸了耸肩膀，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思嘉因为讨厌驻军穿的笔挺的淡蓝军装，就特别喜欢怠慢他们，因为她这种态度实在使他们和驻军的家属都要感到惊愕的，因为她们大都是文质彬彬有教养的人，她们在这怀有敌意的异乡感到很孤独，盼着回到北方去，而且为不得不维护那个无赖的统治而感到有些惭愧。这些人肯定比和思嘉来往的那些人强。驻军军官的太太们看着活跃的巴特勒太太竟然把红头发的丑陋的布里奇特.弗莱厄蒂一类的女人当做挚友，而故意怠慢她们，自然是感到迷惑不解的。

然而就连思嘉视为挚友的女人也不得不忍气吞声，不过她们是心甘情愿的。对她们来说，思嘉即象征着财富与风度，体现着旧的制度，包括旧的人物，旧的家庭，旧的传统，等等，而她们正殷切地希望和这些旧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她们所向往的那些旧家庭恨不得把思嘉赶出去，但是新兴的达官贵人的太太们对于这一点，是全然不知的。她们只知道思嘉的父亲当年是个大奴隶主，她的母亲来身萨凡纳的罗拉毕德家族，她的丈夫是查尔斯顿的瑞德.巴特勒。对她们来说，这已经足够了。旧的社会集团鄙视她们，对她们不回访，在教堂里只对她们冷淡地点着致意，她们一心想打入这样的一个旧的社会集团，就用得着她这块敲门砖。事实上，思嘉还不光是她们进入社会的的一块敲门砖。她本来并不引人注目，只是刚刚发迹。对她们来说，她就是社会的体现。她们本人也不是真正的上流社会的女士，因此她们看不清楚思嘉这一套虚假的外表，思嘉自己也看不清楚。她们是按照思嘉对自己的看法来看待的，因此，在她面前忍气吞声。她摆架子，她施恩惠，她发脾气、她耍态度，她当面对人粗暴无礼，她毫不客平地指责人家的缺点，这一切，她们都忍受了。

她们因没有根基，对自己也没有信心，因此特别希望显得文雅，不敢发火，也不敢顶嘴，生怕人家说没有女士的风度。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她们也要像个女士的样子。她们装出一副非常娇嫩谦恭与天真的模样。只要听听她们说的话，你会觉得她他与罪恶的下层社会既无联系，也不了解。红头发的布里奇特.弗菜厄蒂皮肤白皙，娇嫩怕晒，操着柔和的爱尔兰口音，谁也想不到她竟会盗走父亲暗中收藏的财物，来到美国，在纽约一家饭店里做女招待。看一看西尔维亚（原叫萨迪.贝尔）.康宁顿和玛米.媚特那多愁善感的样子，谁也不会想到前者是在父亲在鲍厄里开的酒店楼上长大的，忙时还要帮着照看酒吧，谁也不会想到后者据说本是她丈夫开的妓院里的一个姑娘。现在她们都成了娇滴滴的宝贝了。

男人们虽然会赚钱，却不善于学习新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他们可能对新绅士们向他们提出的要求还不够耐心。他们在思嘉的宴会上喝酒喝得实在太凶了，宴会之后往往有一位或几位客人临走时留下来过夜。他们喝酒，和思嘉小时候那些人喝酒的样子可大不相同。他们满脸发胀，反应迟钝，丑态毕露，脏话连篇。此外，无论思嘉在显眼的地方摆上多少只痰盂，第二早上还是可以在地毯上看到嘴里流出的烟汁的痕迹。思嘉根本就看不起这些人，可是她又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就因为她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她家里就总老有许多这样的人。因为地看不起他们，他们一旦把她惹烦了，她就叫他们去见鬼。不过他们倒也能忍受。瑞德的话，他们也能忍受，这就更不容易了，因为他们是知道瑞德把他们看透了，他甚至就在自己家里，也揭他们的短，而且总是弄得他们无话可说，关于自己如何赚钱，他认为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因此他就假装认为别人发迹，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于是他几乎一有机会就要说，而大家一致认为，为了照顾面子，还是不说为好。

说不定什么时候瑞德就会举着一杯香甜饮料和蔼地说：“拉尔夫，我要是不糊涂，就该像你那样，把金矿股票卖给寡妇和孤儿，而不应该去跑封锁线。你那个办法保险得多。"或者说：“哎呀，比尔，我看到了，你又买了两匹新马呀！是不是又卖了几千块钱的并不存在的铁路工程的债券？干得不错呀，伙计！"或者说：“祝贺你，阿莫斯，祝贺你和州政府签了合同。真糟糕，你不得不贿赂这么多人，才把合同拿到手。"总而言之，太太们觉得瑞德庸俗得让人无法忍受，先生们则在他背后管他叫猪猡，杂种。过去亚特兰大不喜欢他，他没有想办法讨好他们。他自行其事，感到自得其乐，看不起别人，对周围的人提出的看法置之不理，客气得使人觉得他这种客其实际上是一种进攻。对思嘉来说，他依然是个谜，不过她已不再为这个谜而伤脑筋了。她确信，他对什么都不满意，将来也不会满意；他或者是急需什么东西，而恰恰没有这件东西，或者是从来就不需要什么东西，因此对任何东西都觉得无所谓。他讥笑她做的每一件事，他鼓励她待人傲慢，任意挥霍，他讽刺她虚装门面，华而不实，--他为她支付所有的高额帐单。

第五十章

瑞德一向是不超出举止圆滑稳重这一常规，就连他们最亲密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思嘉始终不能消除那种由来已久的感觉，觉得他总是在偷偷在注视着她如果她猛一回头，一定会惊动他眼中那揣测、等待的神情，这神情表现出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耐性，而思嘉对这种耐性是无法理解的。

和他一起生活，有时是很愉快的，虽然他有个怪毛病，不许别人在他面前扯谎、夸夸其谈，或装模作样。他耐心地听她说商店、木材厂和酒店的经营情况，听她说犯人的情况以及花多少钱养活他们，同时也给她出一些很高明很实际的主意。他有用不完的精力来参加她举行的舞会和宴会。偶尔晚上就他俩，吃完了饭，面前摆着白兰地和咖啡，他有许多不登大雅之堂的故事讲给她听，给她解闷。她发现，只要她老老实实地提出来，她要什么他都给什么，她问什么他都耐心回答。可是如果她拐弯抹角，有话不直说，或者耍女人爱耍的手腕，想这样来得到什么东西，他就什么也不给。他能看透她的心思，而且粗鲁地讥笑她，他这个毛病真让思嘉受不了。

瑞德总是对她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思嘉想到这一点，往往觉得纳闷，这倒也不是由于好奇，但真是明白他为什么和她结婚。男人结婚，有的是为了爱情，有的是为了建立家庭，生儿育女，有的是为了金钱。但是思嘉知道，瑞德和她结婚完全不是为了这个原因。他肯定是不爱她的。他说她这所心爱的房子是一座可怕的建筑，还说宁愿住在一家经营有方的饭店里，也不愿意住在这家里。他与查理和弗兰克不一样，从来没有表示愿意要个孩子。有一次，她挑逗他，问他为什么和她结婚，他两眼流露出喜悦的神情，答道：“我和你结婚，是要把你当作一件心爱的东西留在身边，我的宝贝。"这话使得思嘉大为恼火。

他和思嘉结婚，的确不是由于一般说来男人和女人结婚的那些原因。他和她结婚，完全是因为他想占有她，靠别的办法，他是不可能得到她的。他向她求婚的那天晚上，他就已经如实地招认了。他想占有她，就像过去他想占有贝尔.沃特琳一样。这种联系真令人不快。实际上，这这完全是一种侮辱。但是思嘉已经学会对任何不愉快的事耸耸肩，就算了，因此对这件事也就耸了耸肩，算了。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做成了交易，而且就她这一方面的情况来说，她是满意的。她希望他也同样是满意的，不过他究竟满意不满意，她也并不怎么关心。然而有一天下午，思嘉因消化不良，去看米德大夫，了解到一件令人不快的事，这件事可不能耸耸肩膀就算了。黄昏时分，她气冲冲地来到自己的卧室，两眼冒着怒火对瑞德说，她怀孕了。瑞德身穿绸浴衣，正懒洋洋地坐着吸烟，一听这话，马上扭头去聚精会神地看着她的脸。不过他什么也没说。静静地望着她，紧张地等她说下去，但是她却说不出话来。她又生气，又没办法，什么事情也顾不上想了。

“我不想再要孩子了，你也知道。每当我顺心的时候，就非得生孩子。唉，我从来就不想要孩子。别光坐在那儿笑哇！你也是不要孩子的呀！我的天哪！”他刚才等她说下去，可不是等着听她说这样一番话。他稍稍地板起面孔，两眼显得有些茫然。“唔，不能把他送给媚兰小姐吗？你不是说她想不通，还想再要了一个孩子吗？““哦，我非把你宰了不可！这个孩子，我不要，告诉你说，我不要！"“不要？你再说下去。"

“有办法。以前我是个乡巴佬，什么也不知道，现在可不同了。我知道女人要是不想要孩子，就可以不生孩子。是有办法的--"瑞德一下子站起来，急忙抓住她的手腕子，脸上露出非常害怕的神情。“思嘉，快说实话！你这个傻瓜，你做了没有？"“还没有，不过我要去做的。我的腰刚刚细了一点，我也正想享受一番，你想我能再一次让他把我的身材弄得不成样子吗？"”是谁告诉你的？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玛米.巴特--她--"“这样的鬼把戏，连妓院的老板也知道。你听见了吗？这个女人永远不许再进我家的门，这毕竟是我的家，我还是一家之主，我还不许你再跟她说话。"“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别管我。你干吗管我的事？"“你生一个孩子也罢，生二十个孩子也罢，我都不管，可是如果你要死，我就得管。"”要死？我？"

“是的，是会死的。一个女人做这样的事，要冒多大风险，玛米.巴特大概没有告诉你吧？““没有，"思嘉吞吞吐吐地说。"她光说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天哪！我非杀了她不可！"瑞德喊道，他的脸皮得通红。他低头看了看思嘉满面泪流，气也就渐渐消了，但依然板着面孔。他突然把他搂在怀里，坐在椅子上，紧紧地搂着她，好像怕她跑掉似的。“你听着，我的小乖乖，我不能让你拿性命当儿戏，你听见了吗？我和你一样，也并不想要孩子，但是我能养活他们。我不想再听你胡言乱语了，你要是敢去试一试--思嘉，有一次，我亲眼看着一个女人这样死的。她不过是个--唉，她可是个好人。这样死，是很痛苦的。我--"

“怎么了，瑞德，"她喊道。听他说话的声音，他很激动，这使得思嘉很惊讶，顿时忘了自己的痛苦。她从来没有见他这样的激动过。"那是什么地方？那个人是谁--"

“在新奥尔良--唉，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我很年轻，容易冲动。"他突然低下头，把嘴唇贴在她在头发上。“思嘉，即使今后九个月我不得不把你拴在我的手碗上，你也得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她在他腿上坐了下来，直率地用好奇的眼光盯着他。在她的注视之下，瑞德的脸突然舒展了，平静了，好像有一种魔力在起作用。他的眉上去了，嘴角也下来了。“我对你说这么重要吗？"她一边问，一边把眼皮耷拉下来。瑞德冷静地看了她一眼，仿佛估量一下这个问题里面有多少卖弄风情的成分。弄清了她的真实用意之后，便随口答道：“是呀！你看，我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钱，我可不想白花呀。"

思嘉生了一个女孩，媚兰从思嘉屋里出来时，虽然累极了，却高兴得流出了眼泪。瑞德站着走廓里等着，很紧张，周围有好几个雪茄烟的烟头，把那上好的地毯都烧出洞来了。“现在你可以进去了，巴特勒船长，"媚兰说，她感到有些难为情。瑞德连忙从她身边过去，进到屋里，媚兰瞧见他弯腰去看嬷嬷怀里那个光着屁股的婴儿，接着米德大夫就过来把门关上了。媚兰瘫在一把椅子上，满脸通红，因为刚才无意中看见那样亲切的情景，怪不好意思的。

“啊！真好啊！"她想。"可怜的巴特勒船长操了多大的心啊！"他多好啊！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点酒都没喝。有多少男人，到孩子生下来的时间，他们都喝得酩酊大醉。我想他现在一定很想喝杯酒。要不要提醒他一下？算了，那就显得我太冒失了。"她缩在椅子里，觉得舒服一些，因为近来她一直腰痛，这会儿痛得厉害像要断成两截。看，思嘉多么幸运啊，生孩子的时候，巴特勒船长就在门外等着。她生小博的那个可怕的日子，要是艾希礼在身边，她就不会受那么大的罪了。屋里那个小女孩要是她自己的，而不是思嘉的，那该有多好啊！“唉，我怎么这么想呢，"她又责怪起来自己来。"思嘉一向待我这么好，我竟妄想要她的孩子。主啊，饶恕我吧！我并不真的想要思嘉的孩子，而是--而是我非常希望自己再生一个孩子呀！"媚兰把一个小靠垫塞在腰下，把疼的地方垫一垫，如饥似渴地盘算自己生一个女儿。可是米德大夫在这个问题上从不改口。虽然她本人很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再生一个，艾希礼却是说什么也不干。生一个女儿，艾希礼多么希望有个女儿呀！

女儿！天哪！她慌忙坐起来。"我忘了告诉巴特勒船长，是个女儿呀！他一定盼望是一个男孩。唉，多么可怕啊！"媚兰知道，对女人来说，生男孩女孩都一样喜欢，但是对男人来说，尤其是像巴特勒船长这样倔犟的人，生个女孩对他可能是个打击，是对他那刚强性格的惩罚。媚兰只能生一个孩子，上帝竟然让她生了个男孩她是多么感激埃她心里想，如果她是那可怕的巴特勒船长的妻子，她就宁可心满意足地在产床上死去，也不能头一胎给他生个女儿呀。不过这时候嬷嬷趔趔趄趄地笑着从屋里走出来，解除了媚兰的思想顾虑--同时也使她纳闷，不知巴特勒船长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刚才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嬷嬷说，"我都可以说向瑞德先生道歉了，因为不是个男孩。可是，媚兰呀，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快别说了，嬷嬷！谁说要男孩呀？男孩只会添麻烦，男孩没有意思。女孩才有意思哩。要是有人拿一打男孩来换我这个女孩，我也不换。'接着他就想把那光溜溜的女孩从我手里抢过去，我在他手腕上给了他一巴掌，我说：'老实点，瑞德先生！我要等着瞧，等你什么时候欢天喜地得了儿子的时候，看我笑你不笑你。'他笑着摇了摇头说；"嬷嬷，你好糊涂呀！男孩一点用也没有。我不就是例子吗？'是啊，媚兰小姐，在这件事情上，他还真像个上等人。"嬷嬷说完了，显出很满意的样子。媚兰注意到了，瑞德这样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嬷嬷对他的看法。"也许我以前错怪了瑞德先生。今天对我来说是个喜庆的日子，媚兰小姐。我为罗毕拉德家照看了三代女孩儿了，今天可真是个喜庆的日子呀！"

“哦，是啊，的确是个喜庆的日子，嬷嬷。孩子出生的日子是最高兴的日子！"然而对于家里的某一个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高兴的日子。韦德.汉普顿挨了骂之后，大部分时间无人理睬，只好在饭厅里消磨时间，真可怜极了。那一天清早，嬷嬷突然把他叫醒，急忙给他穿上衣服，把他和爱拉一起送到皮蒂姑妈家吃早饭。他光听说是母亲病了他要是在这里玩，就会吵得母亲不得安静。皮蒂姑妈家里也乱成一团了，因为思嘉生病的消息传来，姑妈一下子就病倒了，保姆去照顾她，彼得将就着为孩子做了一顿简单的早饭。过了一些时候，韦德心里开始感到害怕。母亲死了怎么办？别的男孩就有死了母亲的。他亲眼看见过灵车从小朋友家里开出来，还听见小朋友哭呢。韦德虽然很怕母亲，可是也很爱母亲，母亲要是死了怎么办？他一想到要把母亲装上黑色的灵车，前面黑马的笼头上还插着羽毛，他那小小的胸口就感到发疼，几乎透不过起来。

到了中午，彼得在厨房里忙个不停，韦德就趁此机会溜出前门，尽快往家赶，心里害怕极力，跑得特别快。他想瑞德伯伯，或者媚兰姑妈，或者嬷嬷一定会把真实情况告诉他。可是瑞德伯伯和媚兰姑妈找不着。嬷嬷和迪尔茜拿着毛巾，端着一盆盆热水在后面的楼梯上跑上跑下，根本没发现他在前面的过道里。楼上的房门一开，他能听见米德大夫简短的说话声。有一次，听见母亲的叫声，他便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他认为母亲快死了。为了寻求安慰，他就去逗一只金黄色的猫，这猫名叫汤姆，当时正躺在前面过道里洒满阳光的窗台上。谁知汤姆上了几岁年纪，不喜欢打扰，竖起尾巴，发出了低沉的吼叫声。

最后嬷嬷从前面的楼梯上下来，围裙又脏又皱，头巾也歪到一边去了。嬷嬷一看见他，就斥责起来。嬷嬷一向是喜欢他并给他撑腰的，现在她一皱眉，韦德就发抖了。“没见过像你这么淘气的孩子，"她说。"我不是把你送到皮蒂姑妈那儿去了吗？快回那儿去吧！"“母亲是不是要--她会死吗？"“没见过像你这么讨厌的孩子！死？我的上帝，死不了。男孩子就是讨人嫌。上帝干吗要往人家送男孩儿呢？走开吧，走开吧！"可是韦德并没有走开。他躲在过道里的门帘后面，因为他不完全相信她的话。她说男孩子讨人嫌，这话很刺耳，因为他一贯是努力做好孩子的。又过了半个钟头。媚兰姑妈匆匆走下楼来，面色苍白，非常疲倦，脸上却带着微笑。她在帘子后面看见他那张可怜的小脸，大吃一惊。平时媚兰姑妈对他总是非常耐心的，从来不像母亲那样说：“现在别来烦我，我有急事，"或者说：“走开，韦德，我忙着呢。”

但是今天早上她说：“韦德，你可真淘气呀！怎么不待在皮蒂姑奶奶那儿。"“我母亲是不是要死了？"“哎呀，不会的，韦德。你怎么这么傻呀？"接着又和蔼地说：“米德大夫刚才给你妈送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娃娃，是个很好看的小妹妹，你可以哄着她玩。你要是真是很乖，今天晚上就能看见她。现在去玩吧，别嚷。"

韦德悄悄地走进宁静的饭厅，觉得他那个不稳定的小世界发生了动遥今天的天气这么好，大人们的举动都这么怪，难道一个七岁的孩子，心里还有事，就没有个地方待吗？他在窗台上坐下来，看见阳光底下盒子里种着一棵秋海棠，就咬一了小口。谁知它辣乎乎的，辣得他直流眼泪，哭起来。母亲快死了，谁也不关心他，所有的人都围着一个新来的孩子转--而且还是个女孩。韦德对小孩不感兴趣，对女孩尤其不感兴趣。他熟悉的小女孩只有一个，那就是爱拉，不过到现在为止，她还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事来赢得他的尊敬和好感。

过了好半天，米德大夫和瑞德伯伯才走下楼来，站在过道里小声说话。大夫走了以后，瑞德伯伯赶紧来到饭厅里，拿起酒瓶，倒了一大杯，这时他才看见韦德。韦德赶快往后退缩，怕又要挨骂，说他淘气，非让他回到皮蒂姑奶奶家去，可是瑞德伯伯笑了。韦德从来没见他这样笑过，没见他这样高兴过，于是他的胆子也就大了，他马上离开窗台，朝瑞德伯伯跑了过去。

“你有了一个小妹妹，"瑞德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你知道吗，你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妹妹。怎么，你干吗哭哇？"“母亲--"“你母亲正在大吃一顿，有鸡，有米饭，有肉汤，有咖啡。过一会儿，我们还要给她做一点冰激凌。你要是想吃，可以吃两盘。我还要让你看看小妹妹呢。"这时韦德放心了，想说句客气话来欢迎这个新来的妹妹，这时感到浑身无力却说不出来。大家都在关心这个女孩，谁也不再关心他了，就连媚兰姑妈和瑞德伯伯也是这样。“瑞德伯伯，"他说，“是不是大家都喜欢女孩，不喜欢男孩儿？"

瑞德放下酒杯，认真地看了看那张小脸，马上就明白了。“不对，不能这么说，"他严肃地回答说，仿佛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只不过女孩子麻烦事比男孩子多，大家总爱对麻须事多的操心更多一些。"“嬷嬷刚才就说男孩儿讨人嫌。”“哦，嬷嬷刚才心情不好。她不是那个意思。"“瑞德伯伯，你本来是不是很想要个男孩儿，不想要个女孩儿？"韦德满怀希望地问。

“不是，"瑞德简洁地回答。他看着韦德低下头去，说接着说：“你看，我已经有一个男孩子，还要男孩干什么？"“有了？"韦德一听，张着大嘴问。"在哪儿？““就在这里呀！"瑞德一面说，一面把韦德抱起来，放在膝上，"我有你这个男孩就足够了，孩子。"这时韦德知道还有人要他，心里觉得踏实多了，高兴得几乎又要哭起来。他觉得喉咙里堵得慌，便将头靠在瑞德胸前。“你就是我的男孩，是不是？”

“能做两个人的男孩吗？"韦德问，他一方面忠于从没见过面的生身父亲，一方面又很爱这样体贴地抱着他的这个人，两种感情在激烈地斗争着。“是的，"瑞德很肯定地说。"就像你既是母亲的孩子，也是媚兰姑妈的孩子。“韦德想了想这句话的意思，觉得有道理，便笑了笑，不好意思地在瑞德怀里扭动起来。“你知道小孩子的心思吗，瑞德伯伯？”瑞德那黑黑的面孔顿时像往常一样严肃起来，嘴唇绷得紧紧的。

“是的，"他用痛苦的声音说，"我知道小孩子的心思。"这时韦德又害起怕来，不光是害怕，而且还突然产生了一种忌妒的心理。瑞德伯伯心里想的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你没有别的小男孩吧，有吗？”瑞德把他推开，让他站在地上。“我要喝杯酒，你也喝一杯，韦德，这是你第一次喝酒，咱们祝贺你这个新来的小妹妹。"“哦，“你没有别的--"韦德说一半，就看见瑞德伸手去拿装着红葡萄酒的大酒瓶，意识到要和成年人一起喝酒了，他感到非常高兴，没有再追问下去。

“哦，我不能喝，瑞德伯伯！我答应过媚兰姑妈，大学毕业前不喝酒，她说我要是不喝，她到时候给我一只表。"“我再给你配上条链子-你要是喜欢，就把我现在用的这条给你，“瑞德说着，又笑了起来。"媚兰姑妈做得很对。不过她指的是烈性酒，不是露酒。孩子，你要学着像有风度的人那样喝酒，眼前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瑞德很熟练地用玻璃里白水把葡萄酒冲淡，冲得还微微有点红色的时候，才把杯子递给韦德。就在这时，嬷嬷走进饭厅里来了。她已经换上了最好的衣服，围裙和头巾也是新换的，整整齐齐。她一扭一扭地蹒跚而行，裙子发出丝绸摩擦的啊啊声。那焦虑不安的神情已经完全从她脸上消失了，牙几乎全掉了，露出牙床，笑得很开心。

“你大喜了，瑞德先生！"她说。韦德举着酒杯正要喝，一听这话，楞住了。他知道嬷嬷一向不喜欢他这位继父。她总是称他为"巴特勒船长，"从来没听见她用过别的称呼。在他面前，她的举动总是庄重而冷淡。可是现在，她竟然嘻嘻哈哈地管他叫"瑞德先生"了！今天怎么全乱套了！“我看你是想喝罗姆酒，而不是红葡萄酒，"瑞德说着就伸手到酒柜里，拿出一个矮瓶子。"我的女儿很漂亮啊，是不是，嬷嬷？"“当然漂亮，"嬷嬷答道，一面捂着嘴唇把酒接过。“你还见过比她漂亮的吗？”

“哦，思嘉小姐生下来和她差不多漂亮，不过稍差一点。"“再喝一杯，嬷嬷。还有，嬷嬷，"说到这里，他的语调变得严厉起来，可是他的眼下一眨一眨的，”那啊啊啊啊的是什么声音？"“天啊！瑞德先生，不是别的，是我的红绸子衬裙呀！“嬷嬷一面笑着，一面扭动，连她那宽厚的上身也都抖动起来。“是你的衬裙！我不相信。听起来像是干树叶子摩擦的声音嘛。让我看看。把裙子撩起来。"“瑞德先生，你真坏！就是--哦，天哪！"

嬷嬷轻轻地叫了一声，往后退了退，在一码远的地方小心翼翼地把裙子提起了几英寸，露出了红绸衬裙的褶边。“放了这么长时间你才穿哪，"瑞德低声说，但他的黑眼睛却流露着快乐的笑意。“是呀，放的时间太长了。”瑞德随后说的话，韦德就听不明白了。“不再说套着马笼头的骡子了吧？”

“瑞德先生思嘉小姐真坏，怎么把这样的话都告诉你了！你不会抓着这件事不放，来责怪我这个这黑老婆子吧？"“不会，我不会抓住不放。我只想问问清楚。再来一杯吧，嬷嬷。把这瓶酒全喝了吧。喝呀，韦德。给我们祝酒吧。"”为妹妹干杯，”韦德大声说，接着就一饮而荆这杯酒呛得他又咳嗽，又打嗝儿，两个大人大笑一阵，连忙在他背上拍打起来。

瑞德自从有了这个女儿以后，谁见到他都觉得他的举止很怪。这就影响了人们已经形成的对他的许多看法，而所有的人和思嘉都不愿意改变这些看法。谁能想到他这个人怎么也会不知羞耻地当众炫耀做父的光彩，何况头胎生女儿，没有生儿子，本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他做父样的新鲜感迟迟没有消退。这使得有些女人暗中羡慕，因为她们生了孩子，还没有受洗礼，她们的丈夫早就认为生儿育女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他在街上不论遇见什么人，就没完同说地详细对人家说他的女儿又创造了什么奇迹，开头也不先说一句虚伪的客气话：”我知道人人都觉得自己的孩子好，不过--"他认为自己的女儿很出众，不是一般人的孩子可比，而且逢人便说。一个新来的女仆让孩子吃了一点肥肉，引起了头一次剧烈的肚子疼，瑞德的反应使得有经验的父母大笑不止。他连忙请来了米德大夫，还请了另外两位大夫，人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拦住他没有用鞭子抽那个可怜的女仆。这个女骑马上被辞退了，随后又来了几个，最长也只能待一个礼拜。因为瑞德定下的苛刻条件，她们谁也满足不了。

来来去去的这些女仆，嬷嬷都喜欢，因为她忌妒任何新来的黑人，她还认为没有理由说她不能照顾这个孩子，同时也照顾韦德和爱拉。但是嬷嬷年纪大了，这是明摆着的事，而且她的风湿病了使得她那摇摇晃晃的步子更加迟缓。瑞德没有勇气举出这些理由来另外雇人，却对嬷嬷说，像他这种地位的人不能只雇一个女仆，这样不体面。还要雇两个人干重活，让她当头儿。嬷嬷对这一点十分理解。再来几个佣人，不仅为瑞德增加光彩，也为她增加光彩。但是她对瑞德说，决不能让那些不能干的黑人来照顾孩子。于是瑞德就派人到塔拉去接百里茜。他知道她的弱点。但她毕竟是个家奴。此外，彼得大叔说他有了个侄孙女，名叫卢儿，是属于皮蒂姑妈一个姓伯尔的表亲的。

思嘉还没能够起来活动的时候，就发现瑞德过多地关心这个孩子，他总当着客人的面炫耀自己的女儿，使思嘉感到不快乐，也觉得难为情，一个男人喜欢自己的孩子，本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她觉得瑞德表露出这么多的感情，很缺乏男子汉的气概。他应该像别的男人那样，随便一点，自然一点。“你在当众出丑啊，"她表示不满地说，"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不明白？哦，你是不会明白的。这道理就在于：她是第一个完全属于我的人。"

“她也是属于我的呀！"“不，你有另外两个孩子。她是属于我的。"“好家伙！"思嘉说。”这孩子是我生的，不是吗？这还不说，亲爱的，我也是属于你的呀！"瑞德从孩子那黑黑的头发上面看了她一眼，不自然地笑了。“是吗，亲爱的？”

这些日子来，他们两人之间似乎很容易发生争吵，说吵就吵，眼下是因为媚兰已走进来，才避免一场争吵。思嘉强忍着怒火，看着媚兰从瑞德手上把孩子接过去，原来为孩子商定的名字是尤金妮亚.维多利亚，可是那天下午媚兰无意中给了一个名字，后来就用这个名字了，正如"皮蒂"这个名字用开以后，谁也不记得原名萨拉.简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媚兰接过孩子之后，瑞德弯腰看着孩子说：“她的眼睛一定是豆绿色的。"“才不是呢，"媚兰生气地说，她忘了思嘉的眼睛差不多也是这个颜色的。"一定是蓝色的，和奥哈拉先生的眼睛一样，就像--就像美丽的蓝旗那么蓝。"“就叫邦妮.布卢.巴特勒，"瑞德笑着说。他又把孩子从媚兰手里接过来。更加仔细地看着那双小眼睛。从此孩子就叫邦妮，后来连她的父母也不记得以前还为她借用过一位皇后和女王的名字了。第五十一章\_\_